

# 博義俠湖江



康德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印  
康德六年九月十日發

江湖俠義傳 每冊三角

奉天中街大行胡同四號

著作人 王赫然

奉天中街大行胡同門牌五號

發行人 王麟閣

奉天小南門工夫市門牌十九號

印刷人 張少岐

奉天小南門工夫市門牌十九號

印刷所 醒時報社印刷部

奉天中街大行胡同四號五號

發行所 洪順德

版權所  
印刷必究

武俠  
小說  
江湖俠義傳〔卷六〕

第四十六回 盧鳳花尋仇遇師 老女俠下山收徒

話說盧鳳花，見老尼本領驚人，曉得老尼都有點來歷，因此就將杜飛的一番話，細細的向老尼說了一遍。老尼聽了嘆息道：「原來是這一番事情，你是到這裡來找那個杜飛的，你今夜幸虧遇見我，所以曉得這山上是個沒人跡的地方，那個杜飛本領雖好，然也決不能到這山上去，我們今夜若不相遇，你如何肯去。就在此等一年二年，只怕也找不到個杜飛，那告訴你的人，想是他有意給你當上的，在我看要找杜飛，還是快回別處去尋他，何必在此等候呢，原來盧鳳花聽的杜飛在奇石峯的話，果是杜飛的好友說的，曉得奇石峯是個人跡不到的地方，有意叫他去尋找的，也是給點難事與他做做，可以叫他曉得利害，也是盧鳳花的機會，得與老尼相遇，你道這個老尼是什麼人，原來是慈悲道人的妹子，叫做道明，他的根基已在慈悲道人之上，已能得知未來已定的事情，就這山上修煉的因與盧鳳花有點緣法，所以才下山指點他，這時盧鳳花聽了老尼之言，才曉得受了人家的愚，只因尋找杜飛，已有六七年。沒有一點消息，曉得杜飛也不是一個尋常的人，這時既與老尼相遇，也是機會，他何不拜他為師，等得學了一點本領，再去向杜飛報仇，自然就容易了，萬一不敵也好請師傅幫助我一臂之力，盧鳳花將主意想定了，又在老尼面前跪下，說道：「弟子今夜得與師傅相見，誠乃平生之幸，也是天賜之緣，情願拜在師傅門下做個徒弟，以懺悔前世罪孽，雖不想成仙得道，也可修個來生，老尼哈哈笑道：我乃一個很平常的老

四。有何本領，能收我做徒弟呢。幾千萬莫錯投在我們下，後悔就不及了。盧鳳花聽了老尼之言，見他言語不凡，就格外得知老尼，是個有大能爲的人，因此跪在地下，不肯起來。向老尼道：師傅不用推諉，弟子曉得師傅是個有修行的人，若師傅不肯收弟子在門中，弟子今夜就撞死在師傅面前，可憐弟子一遍誠心，就收了弟子吧。老尼又笑道：盧鳳花你真錯了意思，別人可出家，惟獨你這個人不能出家，因爲你凡心未了，所以我不能收你做徒弟。盧鳳花聽了此言，就心中不悅，向老尼道：師傅這話，從何說起，弟子實不是一般貪念紅塵的人可比，丈夫死了，兒子大了，雖然不肖，尚能維持家業，數十年心血，已爲用盡，一身責任已了，還有什麼凡心可念，請師傅放心，弟子決不是貪念紅塵，不能守清淨的人。老尼道：我說你凡心未已，不是這個，也曉得你是很誠心的，不過你丈夫未報丈，如何能跟我在這深山野外，做這個苦修的事情呢。盧鳳花聽了此言，才知老尼說他凡心未了，就是這個家人以慈悲爲懷，本無恩怨可言。這句話到將他問住了，跪在地下，半晌無言。老尼看得他的意思，不過試試他的心地罷了。見他很是誠心，不是險毒的人，而且盧鳳花前世也有根基，與老尼本有師徒之緣，萬無再推之理。只得將盧鳳花在地，扶起，說道：罷了罷了，你教如此誠心，也是我們的緣法，我只得收你做個徒弟，但你不能將報仇的心再存放在心上，須知進了家的人，就以修持爲本，那世界上的一切糾紛事情，無不都有因果。常言道：沒有惡報，善有善報，這個語是天地間的至理，凡天地間的事情，都有個數字，就是那們個因果的事體，都是一個冤結，不過你的丈夫心腸太毒，又輕悔的，不聽師言，所以他的死可謂死而無怨，你若能好好的聽了我言，在此修持，就那報仇之

心，全然棄了，日後沒有不成正果的希望，因為你的根基很好，若不知修持，就不免有可惜自棄之罪，我也有個知而不言不知誘善的罪過，那杜飛與你們的冤結，日後自有冤散結解的時候，不過時候未到，就是你們再用多少心機，也是白白的費力，那個冤仇，就愈結愈深了，這個都是氣數，這時不便向你細言，因為天機不可洩漏，到那時候，自能得知，說着就將盧鳳花在地上扶了起來，盧鳳花聽了老尼的話，句句都是至理，唯唯答應，見老尼已答應收他為徒，心中大喜，又向老尼行了師徒之禮，老尼將他扶起來，叫他将眼睛閉了，只見老尼舉手用袖子，將盧鳳花向懷內一帶，盧鳳花就覺得耳邊一陣呼呼的風響，早就到了這奇石峯上去了，到了山峯上頭，老尼命盧鳳花睜開眼睛，盧鳳花開眼看時，只見山峯上頭，潔無纖塵，真是一個神仙的所在，與塵凡間大不相同，這山上的石頭，處處如洗，在這山頂上有一個洞府，上有修真洞三字，洞口有奇花異草，鮮艷無比，四季長春，塵世間再也沒這樣的花草觀看，進了洞內，格外清潔異常，有幾間屋大小，裡面的桌椅等物，都是石頭的，却又很是深遠，最後的一個地方，就是老尼煉丹的所在，從前的時候，就是老尼一個人在這裡，現在又多了一個盧鳳花在此修持，老尼出外採藥的時候，就是盧鳳花一人在山上看守洞府，有時盧鳳花閒空着沒事，走到山旁邊，低頭向山底下觀看，不由的嚇得身子發抖，從前在下向上看的時候，覺得這山也不過幾十丈高現在從山頂上向下看，覺得格外怕人，直看不見底下的東西，就顯得這山不知有多少高，那個身子如在雲裡霧裡一樣，若是在山頂上，一不小心，脫腳下去，如何還有性命，一定是粉身碎骨的了，所以盧鳳花，就不得不將一遍報仇的心，暫時拋棄，就是曉得杜飛在什麼地方，自己也

不能去，別的不說，就是這個高山，就不得下去，如何還能去報仇呢。只得在山上，一心修持，最少再歇十多年，才能下山，向杜飛報仇，這事且按着不提。再說杜飛，你道他離了陝西西安府，是躲避在什麼地方，因河盧鳳花這般尋找他五六年，都沒下落呢。這裡頭也有一個緣故，因為杜飛他是大士教祖師的徒弟，大士教祖師，法號叫做大德尊人，是個道行高深的人，他已有半仙之份，因為這修仙之事，很有許多玄理，那修仙之路，也不一定，大德尊人，因為性情俠美，他的道行，一半是從武功一方面修煉得來的，在當初立志修煉的時候，曾發下鴻願，須普度衆生，在天地間也須做一番大的功果，為天行道，行賞罰，這修仙的事情，要成正果，本來要行功果，不過大德尊人是俠義出身，所以他的志願，比別人大，因此要立的功果，也當然要比別人大，又怕一個人做不來這許多的大功果，就立意也要收幾個有俠義的徒弟，才能行其志願，所以廣收門徒，他的徒弟，多在百數；而且都是有根基的人，老實說，大凡有根基的人，都是生在富貴之門，所謂前生修德，來世享福，若是有根基的富貴人，不以富貴做人，能多行功果，修善積德，何愁不能成正果。因此大德尊人，他收的徒弟，都是有財力，能修積德的豪俠。杜飛在二十多歲，就拜在大德尊人門下，若不是大德尊人的徒弟，如何有那樣大的本領。大德尊人徒弟雖有百數之多，而外人絕不知其名，因為大德尊人是個修道之人，最怕將他的名氣張揚出去，與他的道行有碍，所以每收一人，總得這番旨意告訴他們，凡是他的徒弟，書有學問，因此沒一人不能受師教的，從未有將大德尊人的名，向人提及，那時候大德尊人，還沒有覓得個修道的地方，因此通年累月的都是在外雲遊。看他的功果，閒的時候，亦到名山異地探點仙藥。

、以備日後煉丹之用，到了杜飛四十多歲那年，大德尊人，平生行的功果已告圓滿，還有一點事情，就算傳留着與他的徒弟做了，行滿了功果以後，大德尊人，才覓了一個地方修煉，就是大俠受困的那個山上，這座山，離榮城縣市鎮二十八里路，叫做五峯山，有五個山峯，都是天生險峻的地方，沒有人跡能到，正合大德尊人修煉之用，他的徒弟，聞知師傅已得地修煉，個個替他師傅歡喜，各人集了禮物，都到山上祝賀，大德尊人，又將山上各處整理了一番，就在山上供奉白衣大士，以行其教，所以叫大士教，那年杜飛，在五峯山祝賀他師傅以後，回到西安，正遇方壽臣到西安向他報仇，方秉武將他父親棺柩運回河南，杜飛算計就盧鳳花必到西安報仇，他想解冤結離了西安，就投奔五峯山，到他師傅那裡修煉，大德尊人將他一看，已曉得他的意思，向杜飛道，你的功果未了，如何就能修煉，尙未至其時，現在你來投我，正有用你之處，因我尙有幾種仙藥，沒有採得齊，這時正想派你去，將缺少的仙藥，拿來採齊，等得你功果滿圓之時，再煉不遲，杜飛本是閑着無事，這時聽他師傅派他去採藥，就有點合意，一則替師傅做點事情，也是應得的，因為師傅傳了他的本領，是應得替師傅做點事情，二則好到許多名山異地去遊玩遊玩，所以滿口答應道，蒙師傅差遣，弟子願去，大德尊人道，你既願去，也不是性急的事情，不方便此稍住幾日，因為這採藥事情，也不是尋常人能做的，我因為你根基比別人好，而且你的功果，也有七成了，這個事情，應要派你去，你又是我的大徒弟，這採藥事情雖小，然而還不過幾味，他的路其遠我開的藥單，缺的雖然只少五味，若是計算來回的路程，就很遠，都在十萬里路左右，若是在近，我也早就採得來了，這時不必叫你再走去，因為

路遠的緣故，我不及再去，所以這時就要辛苦你了。但也是你的緣法，將來成正果的門徑，計來回時日，總歷十多年左右，這五味藥，最重要的，就是你探到手後，也要格外小心，在路上不可遺失，大德尊人說着此話，一面偷看着杜飛的顏色，看他有胆沒胆。若是沒胆量的人聽了，須費這多時日，是個很不容易做的事情，不免就要現出難色來了。若是現色了難，這件事就不能派他去，因為這五味藥，是重要的，非要有大本領的人才能去，大德尊人，雖知杜飛是有大膽量、大經驗、大本領、大閱歷的人。然而尚有點疑惑他做不來，萬一杜飛做不來，這事別人更做不來，只得要他親自前去。原來杜飛真是有本領、有閱歷，曉得他師傅不是尋常人，這事重要路遠的事，派他去，一定都有道理，若是會做不來，師傅如何就派他去呢，因此聽了此話，非但無難色，且露出很歡喜的樣子，大德尊人見了也就暗暗歡喜，叫杜飛在山中耽擱數日再去，杜飛就在山中住着，當日無話，過了三天，大德尊人開了一張藥單，注明何藥，在何山何處，如何採法，都注得明明白白，將杜飛喚至面前，吩咐他道，我今日想叫你下山而去，藥單已開好，上面已注得明明白白，你只要照了單子前去便了，說罷，將單子交與杜飛，叫他放好了，杜飛即將單子放在懷內，辭別師傅要去。大德尊人，又將杜飛叫住說道，別的本領，我都傳給你了，就是遇了什麼敵人，也不怕，就是來回的遠路，也能行得，只是一層，你須經過的地方，皆是名山異地，往往人跡不到之處，都有妖魔鬼怪，憑你的根基武藝，經驗劍術，遇了差不多的妖怪，固然不是你的敵手，只是妖怪之中，也有法術利害妖魔，萬一你遇到了，就怕有點敵不住，況且此去，山居野宿的時候甚多，總要學點護法的道術才是，你我雖是御徒，然而你既



能替我做事，也應當和點好處與你。方不負你這遠行一回，杜飛聽了大喜，連連在地下叩頭答禮，這是師傅的栽培。弟子實在感激得很。大德等人扶起他道：這許多事，是我應當傳授你的。將來成了正果以後，何在這點點法術。此時不過借了護法之身，誦罷，將杜飛扶起，到丹房後去，在一處山谷內，傳了杜飛許多降魔伏妖的法術。這許多事，本是一些行咒的法術，因為杜飛跟隨尊人已久，雖然未悟大道，已有一點得和，所以較易學習，不用多費功夫。他一學習就會了，若是在別的人，只怕就沒這般容易。杜飛學會了尊人說授的法術，又至外道，尊人吩咐了他幾句，當日即拜辭了尊人，一路下山而去。這時候的杜飛，非但內外功練得很好，就是他的劍術，已不在尋常人之下，他下了山後，將師傅給他樂擊取出的觀看，第一近的就是靈雲山，因為天山在北，他們在北邊的人，以為在北的地方，總得近點，其實這天山在北，是一個最險峻，最高最不易去的地方，第二便是在南部的雁蕩山，這許多山，都是有名望的。雁蕩山雖然高險，因為他在南部，南方的路，比北方的路好行，所以他師傅開了五味藥，要對五個名山採藥，這五個名山，都是在五里以外的天山，聽聽名望，似覺平常，要是行起來，那就難上加難了，那五個地方，就是在北的天山崑崙山，天山離地有一萬多尺高，而且他採的藥最少，要有五六千尺多高，才得到他採藥的地方，這是天山的最高險。崑崙山比天山格外來得高險，最高的西番崑崙，高在三萬多尺以上。就是中崑崙也有一萬四千多尺高峻。杜飛應採的藥，又是在西崑崙，都要行到二萬尺以上才得採，因此杜飛視這處處地方為畏途，在北地的人，反棄了北部的地方，向南方行，打算先到雁蕩山的地方，採了如意草。仍然再到西川去上峨眉山，採藥山龍

，然後至羅浮山，從羅浮山採了藥，再到西崑崙天山，就這五個地方。因為相隔甚遠，所謂各在天涯，若是行起來，却有十萬八萬路，在從前旅行不便利的時候南下，到處遊玩，歷盡名山異地，費了半天功夫，才趕到雁蕩，那雁蕩山的高險，還不比西崑崙峨眉山一般險峻，然而沒本領的人，莫說可到山的高險之處去了，就是站在山底下，抬頭向上望望，也是可怕，杜飛是個有本領的人，如雁蕩一般的險峻，當然不生什麼問題，雁蕩山不能上去，如何還能進西川上峨眉山呢。就攀藤拊葛，上了山頂，杜飛先在各處觀賞了一番，覺得這山清秀異常，杜飛站在最高的山頂上，真是鳥跡不至，看到那山上的樹木山石，清雅之處，不覺心懷澄淨，真是名勝之地，他心中就生了一種思想，以為似這樣的清靜之地，除了神仙可到，當然沒有什麼凡人可到了。若是求得巧，能在此山遇見一二個仙人，也說不定的，正想這道，忽聽得有人說話聲，杜飛心中想到奇了，我方才思想，以為山上除了神仙而外，決無第二人能來，想不到就在這一轉帳之間，就有說話的聲音，這聲音，不知是凡人還是仙人，何不待我去看看，杜飛想到此處，細聽那聲音，似在對面的山谷裡，因為有樹木遮着，看不清楚，杜飛就過去觀看，才要走近那山谷內，忽見有兩個仙風道骨的老人，正與詞騰空而去。杜飛聽得是仙人，正想趕上去向二人拜見，誰知那二人並沒有見他，杜飛一轉帳之間，都化清風而去，杜飛不禁失悔，沒有上緊一步，若能上緊一步，必定都能與他們相見一番，多少好受點教益，正打算去採如意草，又不知如意草在什麼地方，就在滿山的尋找，行了一日夜，都沒有尋着。到次日在山頂最高的地方，石壁上寫着幾個字，杜飛又以為這字是仙人寫的，在遠處看不清楚，就走到近處去，真寫着徐霞客

到此一遊，七個字，杜飛看了，不知徐霞客是何人，細細付量，這徐霞客必非仙人，若是仙人，不會題上一遊的字樣，正在思量時候，忽見題字的石壁旁邊，有一根如意草的苗子，這一來，將個杜飛看得大喜，感激這個題字的人，若不細看這七個字，一時決絕看不見石壁旁邊的一根苗子，這時也沒空思量題字的人，就跟着這根苗子，一路尋到半山腰一個石洞旁邊，才將一枝如意草採到手，放在懷內，不便再在山上耽擱就一路下了山向西川而去，由雁蕩到峨眉山去，路程就很遠很遠，最快要行上一年多才得到，這一去要費五六個年頭，才得回到南邊，所以盧鳳花如何尋得到他，真說不知他的下落，就是能得知杜飛的去處，憑他一個婦人家有再大的本領，也進不得川內去，那川內的地方最難行走，本領大的人甚多甚多，莫說盧鳳花去不得，就是杜飛還有不足的地方，若不是大德尊人，傳了他多少護道法術，如何能進川內去，如雁蕩一般險峻的高山，不足爲奇，那地方的人有法術的甚多，而且山上猶多妖魔，且說杜飛由雁蕩下山後，一路歷盡山水之險，好容易進了川內，他在路上，處處小心，不敢大意一點，有客店的地方，天時傍晚，就進客店打尖，有時趕不到宿處，只得山居野宿，都是坐着不睡，以防疏失，有一天行到九折坡，那處的山勢極險極險，杜飛是初次進山川去，所以在路上往往脫了宿站，不是過前，便是落後，這九折坡的地方，最是利害難行，沒有走過這路的人，如何得知，因爲這條山路，非但崎嶇難行，而且不易辨別，每每有人在山坡內，不辦出路的甚多，因這個山坡，曲折太多，凡是進過川的人，都曉得這山路難行，而且還有妖怪，若是有人迷在山內，能於申未兩個時候內，行得出去還好，萬一過了這兩個時候，一到太陽落山，就有妖怪出來迷人，離

九折坡三五里路，有一個鎮市，凡是要進川內的，都住在鎮市上過夜，次早天色一亮，就要赶路，若是遲了，就沒有敢過坡去，杜飛過這鎮時，天方正午，在鎮上用了一午膳，有人見他是外路人，恐他不知本地的規矩，勸他在鎮上過夜，又未將九折坡的利害說與他知，杜飛是個有本領有法術的人，當然不怕，所以聽了人家的話，不肯聽信，以為山坡內不過有幾個盜寇，況且時候尚早，趕過九折坡，再投宿不遲，就是山坡內有盜寇，自己有了這樣本領，也何怕幾個盜寇。因此在鎮市上吃了午飯，就向前赶路，誰知這九折坡真不易行，到天時晚了尚沒有行過山坡，杜飛也不稀罕，心中想到，人言對道難行，這話沒有說錯，趕不到宿站，只得在山坡內過夜，隨尋了一顆大樹，就在大樹底下，盤膝坐了合目靜坐，似這樣山，行野宿的過夜杜飛是常常慣的，當然沒有什麼害怕，亦從未聽膝有可怕的事情遇見，不想這夜在九折坡大樹下，合目坐着，就有一個妖怪來了，這妖怪，在九折坡迷人，已有百餘年，本來已犯天譴，只因他盜劫數未到，所以尚存着，這妖怪到天晚的時候，在洞中忽然聞了一陣香味，心中奇怪道：我九折坡有了百餘年，從未聞過這樣的香味的，這山上有了什麼寶貝到來，就出了山洞聞着香味，慢慢尋找到杜飛打坐的地方，就格外香了，只見杜飛合目坐在樹下，妖怪一見杜飛，曉得杜飛是修道之人，方才的香味，就是杜飛懷中放着的如意草，若能吃了這枝如意草，可加增五百年道行，妖怪隨生了害人之心，預備將杜飛，與了那枝如意草，一齊吃下肚去，就在遠處一搖身，現了原形，原來這怪是一隻狼精，他現了原形，約有一隻老虎大小，起了一陣腥風，直向杜飛面前撲去，這杜飛，在樹下早已得知，睜開眼睛一看，不由吃子一驚，見是一隻山狼，早在口中噙了護身真言，那山

狠便不得近他的身邊，杜飛又在口中就放出飛劍，那怪一見杜飛放出飛劍，自知不敵，就想回身逃走。已來不及了，就被杜飛的飛劍，將山狼斬了除害，以後五折坡內，便無妖怪迷人，這是杜飛進川採藥，行的一件功果事情表過不提。話說杜飛，在九折坡遇飛劍，斬了妖後，便直到峨眉山，採了過山龍，又到羅浮山採藥以畢，就一路回到北地，又到天山西崑崙採了藥，一路安然無事，回了五峯山，將仙藥交與大德尊人，他師傅很是喜歡，杜飛回到山後，計算在外的行程，竟未回去的時候，本來算定十個年頭可以往返，只因在外稍有耽擱，所以不知不覺的，忽忽過了十多個年頭，才回來，在外受的風霜勞苦，容顏老了一半，五十多歲的人，鬚髮已白，回到五峯山後，就在山內，跟他師傅修煉。一轉瞬間，就是六十歲的人了，杜飛有一天在山內沒事，就想起家內的事情，自己在外奔走了十多年，在山內修煉了四五十年，計算離開了西安，已有二十年了，當日出外的時候，家中哥哥尚在做官，就是幾個侄子，也有二十多歲，現在自己的容顏既已這般蒼老，不知家中的哥哥，現在如何，身子尚健否，他的哥哥，大杜飛十多歲，計算起來，已在七十多歲，因此甚想到家中去望望，以探信息，藉以相聚一番，他打定了這主意，就向大德尊人辭行，大德尊人道，你本來沒有到修煉的時候，這時候正應該回去相聚一番，而且你家中的人，也很盼望你，這時你的哥哥尚計，若是再過幾年，就沒有見面的時候了，杜飛聽了師傅之言，曉得他的哥哥尚活着，心中當然歡喜，就別了他的師傅，下了五峯山，即一路向西安府而進，這時他的哥哥，已不做官了，雖然七十多歲的人，精神甚健，兒子已都成名，孫子都大了，各事都稱心，只有一件事，心中不安，就是記念他的兄弟，在中年的

總時節，是因爲兄弟不學好，所以常常恨他，現在年紀老了，想起他的兄弟，自那年出去之後，就沒有回來過，計算起來，二十年了，一點信息沒有，又不知下落，想起手足恩情，放心不下，所以一家的人，都很盼望他。這日早起，杜飛忽然回去了，他的哥哥真是歡喜得很，不覺又悲感起來，老弟兄二人，都落了幾點眼淚，他哥哥叫家中子媳孫子，都與杜飛見了，一個個皆與杜飛磕頭，杜飛見了家中人丁興旺，哥嫂又都健康，心中也是歡喜，這都是他祖上的積德所致，他哥哥問起他在外的境遇，杜飛因要與師傅守秘密，所以不敢直說，只得含糊答了幾句，他哥哥勸他，以後不要再到外去；家中雖不大富大貴，然而所有資產，足可衣食，就是憑他一個人在家，衣食費用，一點也算不來什麼，況且不是外人，自己至親手足，更無見外之處，杜飛聽他哥嫂之言，只得唯唯答應，自己也沒到修煉的時候，就是到外去，也沒別事，不如聽了哥哥之言，在家以享晚歲之樂，因此杜飛，就在他哥哥家內住着，他哥哥共生三個兒子，兩個女兒，長次二子，都在外做官，小兒尙在家讀書，二女俱已出嫁，外孫已大了，他哥哥就將次子嗣於杜飛，家中的子侄，當無二樣，所以杜飛也不推辭，心中很是感激他哥哥的情義，因此在西安，從不敢再多管閑事，恐他哥哥得知了要生氣，年紀大的人，是不能生氣的了，所以他在家，每日除了到街坊吃酒而外，並無別事。光陰迅速，杜飛回了家後，在西安地方，忽忽過了一個多年頭，那一日正在街坊吃酒已畢，會了酒錢，預備回家而去，誰知才行出了酒店門外，只見迎面來了一個老尼，年在五十以外，雖是一個年老的人，却是生得不錯，看得出在少年的時候，很有幾分姿色，手敲木魚，一面走一面唸經，杜飛看了也不在意，以爲鄰家化緣的人，看背

一眼，也就回家去了，次日上街飲酒，在街上又與老尼遇見，此後常常看見，原來這個老尼，在街上募化已有好幾日了，你道這個老尼是誰，正是那個盧鳳花，他在奇石峯，跟了道明老尼學道，忽忽間也有二十年子，老尼因他的冤怨未報，他與杜飛的仇結，總有一日要解結的，若是不解冤結，日後二穴都不得成正果，因為他二人都是有根基的人，若是不替他們解這個冤結，與他二人前程都甚可惜，況且盧鳳花是他的徒弟，豈能不管他們這閑事，因此老尼就乘著杜飛在西安的時，放盧鳳花下山，到西安向杜飛報仇，以解他們的冤怨，下山的時候，老尼吩咐盧鳳花，要見機行事，不可過於造次，只要報了夫仇，就快快上山來修煉，將來可成正果，盧鳳花唯唯答應，拜別了師傅，一路下山，又到西安府，來找杜飛報仇，在路上行走快速，沒幾天路程，就到了西安，因不知杜飛的下落，又與杜飛沒看見過，所以見了面還有點認不得，因此就每日在街上以募化為由，暗暗探聽杜飛的消息，杜飛只聞盧鳳花之名，未曾看見過他的人，因此見了面也不認識，況且事隔多年，這時盧鳳花又出了家，做了老尼，叫杜飛更是做夢都想不到了老尼連日在西安街上募化探訪，果然被他訪得清清楚楚，曉得杜飛果已回到西安了，又探明了杜飛面貌，曉得杜飛每日都到街坊飲酒，因此那日老尼，就在酒店門外等他，杜飛這日到酒店吃酒，看見老尼，在酒店門外的地下坐着，敲木魚，因為常常看見的，所以也不在意，低着頭只管向前走，才到酒店門口，正預備跨進酒店去，忽見坐在地下的老尼，起身向旁邊圍着觀着的人說道，請諸位向旁邊站站，老尼的仇人來了，衆人聽了此言，很是奇怪，不知誰人是他的仇人，只見老尼的眼光，直向杜飛看着，衆人格外奇怪，因為杜飛，在西安府街上，人人認識的

，而且都曉得杜飛，是個有名的英雄。如何會與這個老尼做冤仇呢，況且觀看這個老尼，也是一隻小脚，真是風吹吹尚且站不住，若是與杜飛做了冤家，如何還有命活，因此一個個都站着觀看，看他們究竟是回什麼事情。且說老尼，將眾人喝着讓開一條路，等得杜飛舞要到面前的時候，一聲大喝，就將手中的木魚拿起，原來這小小木魚，很有點利害，老尼拿起這個木魚，就在這木魚上輕輕洩了三下，只見在木魚的旁邊，突然的出來三把鋒利無比的尖刀，直在杜飛咽喉下飛得去，這三把飛刀，雖不稀罕，然而却利害得很，老尼在末下山的時候，就預先練好的，若論起這刀的利害，能斬釘截鐵，又用毒藥練過，老尼當初練刀的時候，有兩層用意，一則預備報仇之用，二則在路上可以當作防身的利器，以備急需，但他練成這個利器後，尚是第一次用。因為他是出家人，不敢妄開殺戒，而且在山上修煉，更用不到這個利器，這時在木魚內用了出來，那三把利刀，似箭一般的，在杜飛面前飛去，這一來，真是出人意外，若是別的人，只怕早就沒了性命，因為杜飛，他是有一大本領的人，這點點利害，如何能傷他呢。雖然沒提防，低着頭走路，却處處留心，正要跨進酒店去，忽聽一聲大喝，不由吃了一驚，然而決絕想不道是那老尼，總以為是什麼仇人暗算他，及至抬起頭來觀看，方知是老尼，用手中的木魚，向他迎面擊去，正預備接住他的木魚，忽見老尼手中的木魚沒有擊過來，却在木魚的旁邊，放出一二道光芒來，在這光芒之內，有三把很尖利的鋒刃，似飛的在咽喉下過來，杜飛看了這利器，就覺得老尼很有點本領，決不是常人，然而又認不得他，不知他是什麼人，心中不免有點奇怪，心想這種利器，在別人懼怕，只是在我面前，也還不怕，因此一抬手，不慌不忙的，將三把利



刃、都接在手中，並不生怒，向老尼囑道：「善哉善哉，出家人以慈壽爲本，你這個老師太拿既是修持人，如何竟用這種利器傷人，而且我與你又不認識，亦沒有冤怨，就格外不應出這種毒手。今日若不念你婦人家就怪不我杜某手下無情了，說罷了話，將接住的鋒刃，用手搓搓和做一個鐵團子，棄住地下，旁邊觀看的人見了個個吃驚雖然聞得杜飛的名，都說他大本領，然而從未見他有大本領，拿出來與人看過，所以有信有不信，況且杜飛現在人已老了，見他那般龍鍾衰老的樣子，風吹吹都要跌倒，莫說與有本領的人比較，只怕與一個壯年的人，他都有點敵不過，所以在杜飛與老尼要動手的時候，有多少年輕自傲的人，都願看看杜老的本領，這時見杜飛將那鋒利的尖刀一搓，就成鐵團，這個本領，從來沒有見過，才都驚服，曉得杜老的本領不是虛傳，但是想不到老尼，在一個很小的木魚之中，會藏着如此鋒利的尖刀，因此曉得老尼，亦不是尋常沒本領的人，各人都不敢多言，皆退在遠處觀看，再說老尼，在起先的時候，驟用利刃傷他，然而尚有點恐誤傷了別人，因爲他與杜飛，沒有見過面，不過慢慢探聽出來的，此時對杜飛說出杜某二字，就知沒有錯誤，又見杜飛毀了他的利刃，心中就格外痛恨，早就到了杜飛的面前，用手向杜飛一指，喝道：「好一個狠毒的杜賊，你傷害了我的丈夫，還要說與我沒仇，我與你正是仇深似海，若不提仇恨二字，還就罷了，提起仇恨的字來，立刻就取你的性命，難怪你還不得知我是何人，老實給你說了，我就是河南方教師壽臣的妻子，難道你無故的，傷害了我的丈夫，就白白的無事了麼，你就未免將事情看得太容易了，我找你已久，今日好容易才將你找着，豈肯就這樣輕放你過去，想你也是一個漢子，放得值價點，我們就在此比較比較

，老尼將話說畢，杜飛方才豁然而悟，說道，罷了罷了，我與你今日正日冤家碰頭，但是當初的事情，不能怪我一人，也是你丈夫的不好。起初的時候，在河南比較，那時是我年輕好勇的不好，但較量以後，你丈夫亦未吃虧，我雖然佔勝了一點，一再向你丈夫陪禮，大家就該沒有事了。說過算了，這才是丈夫的氣概，誰知你丈夫枉稱河南一個好漢，他的氣量，直不如一個女子，而且心腸險毒，爲了一點小事，訪師尋友，幾次來西安較量，我都再三陪禮，誰知反使他任意凌人，不得而已，只得奉陪他幾下，誰知他又敗了，最後一次，也是他自己不是，若是我不要傷他，他也要傷我，這都是不得而己的事情，如果有杜某不好，當然受罰，亦不用勞師太遠道跋涉而來，常言道冤家愈結愈深，宜解不宜結，師太既是出家之人，當明事理，況且師太在河南的時候，很有賢名，不如還是好好回去，大家收傷和氣，就解了這個冤結，日後苦志修持，何愁不成正果，杜飛這一番話，很希望能將盧鳳花，勸得回家而去，誰知盧鳳花聽了他言，句句都是責罰他丈夫的不好，而且以後的兩句話，如好好修持，何愁不成正果等言，直如教誨他的，你想盧鳳花聽了，如何能忍耐下，早已大怒起來，在懷中取出利刃，向杜飛大聲喝道，好一個老匹夫，你傷了我夫。還要說他不好，這時你不敢向我較量也罷，如何還用這些話，故意來教誨我，莫仗了一張利口，任意欺人，須知我盧鳳花，亦不是可欺之人，不要走，且照刀吧，將手中寶刀一揚，一道寒光，直在杜飛迎面砍去，杜飛手中沒有利器，只得閃身躲避，原來盧鳳花的本領，也不在杜飛之下，二人在酒店門前，戰了一二個回合，不分勝負，杜飛因不願盧鳳花結冤仇所以處處認輸，只躲閃不還擊，盧鳳花因要與夫報仇，因此處處逼緊，都在杜飛的要

處之處攻去，杜飛閃避兩三個回合，因盧鳳花逼緊太甚，因此稍用一點功夫，閃在盧鳳花背後一抬腿，正跌在盧鳳花的左脅下。這時盧鳳花，正用心在前面，想結果杜飛的性命，忽然一轉輾間，杜飛就不見了。盧鳳花曉得不好，他一定是跳在身後了，正想回身應敵，誰知脅下已中了一腿，杜飛是有功夫的人，那地下的磚石，用點力走，且都粉碎，直是比鐵石還要利害，如何還能踢在人的身上，你想被他跌中了，那裡還可活命，杜飛不願結冤，如河又驟然下此毒手，原來杜飛曉得，因盧鳳花的本領，亦非等閒人可及，就是這一下跌，也諒不致傷他的性命，不過要叫他得知自己，也不是沒能為的人，不過因為不願再結冤，所以處處認輸，好叫他自知利害，最好各人收手，就此免傷和氣，要曉得盧鳳花，如何就肯這樣收手，二人之中，非要傷了一個才得息爭，盧鳳花脅下中了一腿，因防備不及的緣故，就一個筋斗，跌出丈餘多遠，啊呀大喝一聲，跌倒在地下，半晌沒有爬得起來，這一來，就將杜飛吃了一個大大的驚嚇，恐怕又一時失手，將盧鳳花結果了，飛那個冤仇，就愈結愈深了，正在懊悔着，想過去看個仔細，誰知不多時，盧鳳花就在地下起來了，他這才放心，原來杜飛方才的一腿，只因稍用了一點力，盧鳳花又因沒防備的緣故，所以盧鳳花很受了一點重傷，因此在地下半晌爬不起來。盧鳳花在地下爬起以後，心中格外大恨，到這時候，就不得不用毒手了，原來盧鳳花，自他丈夫出外訪師後，他就在家中，練一種功夫，這個功夫，也如劍仙劍俠，練氣練形的功夫差不多，這功夫乃是練的兩顆金丸，他自從在家，即練習起，後來到了奇石峯，亦未常稍有間止，所以直是練了四十年的功夫了，因此他練的兩顆金丸，要是用起來比劍俠的劍術還要利害，他練的金丸，並不甚大，若是用起

來，就利害無比。這時早已取在手中，在地下翻身起來，就將手中的金丸，直向杜飛迎面擊去，這個時候，杜飛並沒有防備着，只見盧鳳花在地下爬起以後，忽然在手掌內，放出兩道金光。似箭的一般過來，而且這個金光之中，又有兩個似火球樣的東西，飛着過來，杜飛見了這利害的東西，着實有點懼怕，而且他來的得快速，就是要躲避，也來不及了，只得站着不逃。大喝了一聲，罷了罷了，說道，盧鳳花你真利害，當初我與你丈夫較量之時，總是仗着自己本領，以為你們水無報復之時，想不到杜某，今日就傷在你的金丸之下，這也是杜某當日自恃勇力的不好，說到此處，又嘆息了一聲。只見那兩顆金丸，已擊在杜飛的身上，杜飛又大喝了一聲，跌倒在地，盧鳳花看見金丸，已將杜飛結果性命，就將金丸收回，本想過去，將杜飛的首級取下，因他在下山的時師傅會再三吩咐他，說只可報仇，不可造次，所以不敢再去取下他的首級，恐違了師言。況且當初杜飛與方壽臣比較的時候他雖然將方壽臣傷了性命，也將方壽臣好好棺殮，總算狠毒之處，尙留點情份，因此盧鳳花，也不再毒手，他將杜飛結果以後，也就去了。這時在旁觀看的許多閑人，見老尼將杜飛結果了，就個個驚慌起來，杜飛在西安地方，平日扶危濟困，仗義輕財的地方很多，所以受過他恩人的甚多。這時見老尼結果了杜飛，就個個大怒，嚷着一遍聲的，要捉拿老尼，怎奈又因老尼的本領甚大，皆不敢上前去捉拿他，却巧有幾個衙門內的馬快，正從別地方，趕到這酒店內來吃酒一見酒店門，前擁擠着多少，人都嚷着要捉拿老尼，說杜飛給老尼結果了，不由就吃驚起來，不知是什麼事，因何杜飛會給一個老尼結果了呢，但是人命關天，而且曉得杜飛，是從前西安府的兄弟，他的哥哥，現在是西安地方的大紳

士，日後追究起來，格外利害。此時放着兇犯不去捉拿，還待何時，他也不知老尼的利害，都一擁上前，捉拿這個老尼，這時在旁邊看開的許多人，正在嚷着，忽見縣衙內的快馬到了，一個個胆就大起來，也跟在這個馬快背後，圍上去，預備捉拿老尼一轉瞬間，早將老尼圍住了，老尼並不慌忙，向衆人說道，我結果杜飛，乃是替我丈夫報仇，憑了你們，諒也拿不住我，還是快快散去罷，老尼說到此處，那幾隻馬快，早已一齊上前。將老尼擒住了，誰知老尼只將身子搖了幾搖，擒住老尼的幾個馬快，都跌在地下，等得在地下爬起來觀看時，老尼忽已不知去向，心中真是奇怪得很，那圍住老尼的許多人說道，在你們方才跌倒時候，我們正想一齊動手，帮着將他擒住的，誰知這個老尼，有些邪術，只見他忽然變做一道金光，就不知去向，這個豈不是奇怪麼，原來那老尼，正是借的金丸光芒，脫身去了，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 盧鳳花下山報仇 杜劍假死隱修

話說衆人。正圍住老尼，預備帶回縣衙內的馬快，將老尼擒住，誰知那幾個馬快，被老尼的身子一搖，就都跌在地下，再看那老尼時，已借了一道金光，脫身而去，隨個個驚異，只道老尼是個妖人，也無從追赶，只得散去，馬快回縣衙報案，那知縣官得知，一聽是命案，也就吃了一驚，不敢稍慢，隨即帶了差役，坐了轎子，到酒店門外驗看，果是被兇人擊斃的，一面追拿兇犯，一面到杜府報信，杜飛的哥哥，一得此信，真是驚慌不已，隨即派了八親自到酒店門外觀看，心中大痛，落了許多老淚，但是人死無法可想，那裡還有回生之丹，況且已是年老的人了，更無復生的希望，哭也無益，只得替他料理後事，再追拿

兇犯，替他報仇，先將杜飛的屍體、用棺收殮了，就將杜飛的棺柩，放在屋後的花園內，有一天晚上，正在花園內做佛事，忽聽一聲響動，只見放在那裡的棺柩，響動起來了，這一來，真是個個吃驚，人人恐懼、再細看棺柩，竟跳出一個人，都只當鬼作怪，隨個個逃走，只聽跳出來的死人說道，你們都不要驚怕，因為平日，我是被仇人擊斃的到了陰世去走閻王廟生死簿子翻開觀看，他說我陽壽未終，本來還有十年壽，要活到七十多歲，因為我平日很積了些功德，所以又增加了十年陽壽、現在該再活了二十年，所以就絕我回陽，你們都不用吃驚，我此時已不是鬼了，衆人如何肯信，仍是各去躲避。只有他的哥哥，乃是有學問的人，聽了此事，就赶到花園內觀，他一見杜飛，行進說話，與活人無益，就得知是實，向衆人道，你們都不用懼怕，他實在是還陽了，就細細的向杜飛問了一番，原來杜飛實在沒死，他不過是用這閉氣功夫，能詐死七日，不食不飲，那日老尼的金丸果然利害，如何就這般容易，將杜飛傷了，杜飛奉了師命，在外採取仙藥十餘年，行了十萬里路，能降妖伏怪，難道這個金光丸，他躲避不了，這門頭不過是杜飛因要解脫了冤仇的緣故，若不是這樣一來，盧鳳花如何就肯驚易甘休，若是這樣拳鬥下去，何時可止，那冤仇就沒有己矣了，這樣一來，就可解脫了冤仇，從此便無報復的時候了，但他不便的這話向衆人說知，只說陽壽未終，閻王送他還陽，杜飛平日待人甚好，這時衆人聽得，杜飛果是還陽復生，就個個歡喜，都過來替他道賀，杜飛就向衆人吩咐道，你們既來向我道賀，固還可喜的事，但有一層，你們在外，千萬莫將此事向人道反，因為恐那仇人得知我未死，再來報仇，只因那個老尼，他的本領，實在很是利害的，衆人個個答應，所以這事，外人很

少得知其實，杜飛也是多秘密的，那老尼在西安脫身以後，只到河南看了一看他的兒子，就回奇石山峯修煉去了，他也是修心的人，與人家的冤吉已解，就事過境遷了，如何還肯下山多事，不過杜飛想要入山修煉的緣故，因他的名氣太大了，外面拜訪他的人甚多，所以就想乘着這個機會，就隱姓埋名，逍遙事外，做一個修心之人，就可免去多少煩惱，但是作俠行功果的人，往往也是這脾氣，閒話不提，再說杜飛還生以後，在家又住了月餘，隨將看破塵念，要出外修煉的事，悄悄向他哥哥說了，他哥哥是賢明人，曉得兄弟很有點來歷，只得答應，因此杜飛就別了他的哥哥，離了家，一路到榮城縣地方，上五峯山修煉，那西安地方的公案，也就此作罷了，一來杜飛已還生，二來也無處去捉拿兇犯，因此那西安地方的官府，也不提起此事了，這話表過不提，再說杜飛，上了山後，見了大德尊人，他的師傅，向他說道，現在你的塵念已了，功果也滿了，可以一心在山上修煉罷，杜飛聽了此言，心中大喜，因此就在山上苦心修煉，想起塵凡間的事來，盡如春夢，可惜塵世間的人，終日勞勞，爭長較短，不知覺悟，無時竟已，只要無常一到，什麼事都不爭較了，這也是世人看不破的緣由，雖有慈航，勢難普渡，杜飛想及這事，不覺自己長長的嘆息了一番，終日間在山上修煉，忽忽間已三十年了，修成正果的時候，已不遠了，只是還有一點緣法未了，有一天，大德尊人，將杜飛傳到面前去，向他說，你的道心很好，所以你行的道行，也比別人好，我的徒弟甚多，無一人能及你的道心，這也是你的好處，日後成正果，也是你第一個早，現在你別的事，都做得差不多了，只是還有一點事，應當你去做，是本處就有一個行善任俠，輕財仗義的好漢，此人姓伍，單名一個應字，他在本處，富有

資產，是榮城地方一個善人，他的根基很好，與我有師徒之緣，我收了這個徒弟，緣法也就得差不多了，以後就不收徒弟了，但他與你亦有緣法，所以這事應當要你去度脫他來此，不知你能去麼，杜飛聽了這話，自然開口答應，說道師傅的吩咐，弟子願去，但不知此人道心如何，大德尊人道，你常見機行事，杜飛又答應了一聲，就下山而來，原來這時候，杜飛已有九十多歲了，他的鬚髮，比從前又蒼老了多少，但有一層，他的精神，非但不見衰老，亦且格外強益了多少，這就是修煉的好處。不過在差不多的人看了，似已老得很了，而且杜飛手中且拿着一根拐杖，走起路來，好似風吹吹都墜跌倒你，殊不知他手中的拐杖，莫說老年的人拿不動，只怕差不多，年輕力壯，有武藝的人拿起來，還怕沒有他拿着看只輕便呢，若是在內家看了，於這一點，就可看得出老人家是個有大本領的人了，他到這榮城地方，一打聽，果有伍應這樣一個人，而且得知實是一個好漢，因此就想出一個比武的機會去超脫於他，這時杜飛，在伍應書房內，將這樣一長一短的說與伍應聽了，伍應的這心很好，也是與大德尊人緣法，聽了杜飛之言，很羨慕大德尊人，他本來想尋訪一個有大本領的師傅，可就連訪了幾年，非但沒有能做他師傅的人，而且自五六年內，遍訪豪傑，連一個敵手都沒有，常以為沒有能做他師傅的人，不想今日就遇了這樣一個老人，想與杜飛的本領，就可聽見大德尊人的本領，當然是一個不同非凡，有遵行的人了，所以他心中思慮，除了大德尊人，還有什麼師傅可尋，因此滿心歡喜，向杜飛說道，小弟能拜在大德尊人門下，誠力平生之幸，方才冒犯之罪，要請師兄包涵，杜飛說，你肯拜在我師傅門下，我們就是自己人了，就不用客氣，不知你幾時有空，我可同你去山中拜見師傅



伍應道：「小弟在家，常常閒着，只要乘師兄的便是了。」杜飛道：「今日已不及前去，如此明日早起，我來同你上山去罷，言罷，就要起身辭行，伍應如何肯放他辭去，向杜飛道：「兄方才說的是自己人，如何你反對見外起來，我們是自己人。當然不要客氣，今日在此耽擱一天，免得來往跋涉，明日早起，就可一同上山去了。」杜飛看見伍應甚是誠懇，因為就答應了，伍應這才設了酒宴，款待與他，一日無話，到了次早，二人同上山去，拜見大德尊人，所以伍應也是大德尊人的徒弟，是大士教門徒，他的本事道行，雖不及杜飛，然尊亦非尋常人可以敵得，他個大士教的人，個個都有殊特本領，那夜大俠所探聽的，那座而大尊院大房屋，就是伍應的家內，神行高飛，就這一番話，說與大俠梧桐子聽後，梧桐聽了，似信似疑，以為從沒聽得有這一派的人，而自天下有本領的人雖多，亦從未聽得有這樣奇異的達情，然而也不能盡說其無，心中就起了一個探奇尋異的思想，大士教一時既無從去探聽，他們的事情，然而方才聽高飛說的八卦寨，就離此不遠，我何妨在沒事的時候，去探聽一番，多少可得點消息，看八卦寨內究竟是幾個什麼人，而且八卦寨的寨主方源，是大士教的門徒，不論他支派遠不遠，他們總是一起的人，多少也可得點消息，因此他聽了高飛之言，也未說是否，就含糊的說了幾句，隨辭別而走，高飛本想留給桐子，在一處客店內住宿，因梧桐子執意甚堅，留他不住，只得放行，梧桐子所以不肯，與高飛在一處客店住宿，是因為有探八卦寨，若是住在一起，高飛一定要勸阻他，不肯放他輕去，便沒許多碍事，因此就別了高飛，投在別處客店住宿，一人在客店內用了晚飯，將就預備探八卦寨的事情，細細計算一回，思想只有在夜間去，來得便利，若是在白日間去，

就有許多的不便利，等得起了二鼓，閉上了臥房門，在包裹內、取出隨身所帶的夜行衣，將他穿了，就在房中等候，聽得客店內人聲已靜，別的客家，都已安睡了，他就在臥房內，滅了卓案上燈火，帶了一把平生所用的寶刀，輕輕推開窗子，飛身上屋，出了客店屋外，就一路用了夜行功夫，尋找向八卦寨而去，原來八卦寨，離開市鎮、只有十多里路，在他們有夜行功夫的人行走起來，不用一鼓之時，就可到了，所以梧桐子，二鼓之時，離開客店而行，到三鼓時候，已到八卦寨，他本未想八卦寨去過，白日間就聽高飛說及，因此夜間，他照了高飛所說的路徑，行出十多里路，果有一個山寨，在夜間雖看不甚清楚，然而仔細看過去，並沒有甚稀罕的地方，不過這個山寨，佔的地勢很好，地方很大，四面都有樹木圍住，除了這個，也沒別的稀罕，真是徒有虛名、看着山寨並沒什麼寨門，想是那寨門都在山腳底下，然而看那山勢，也一定沒有六十四個寨門，可見得天下的事情，眼見是實，耳聞是虛，思想高飛，日間說的話，必定也是聽人家說的，他也沒有來過，這也難怪他了，一面走着，一面思想，走近前面，一排樹木跟前，就站着面裡觀看，觀知樹林內，連一個放哨的嘍兵都沒有，可想而知，山寨的沒人問事，就想進樹林而去，誰知八卦寨的利害，都在這個樹林之內，所謂六十四顆，就見山寨前後，左右四面八方，那六十四顆大樹林內，並不是六十四個寨門，梧桐子一進了這樹林內，只見那個利害就來了，你道是什麼利害，原來在這八卦寨的山下，第一個寨門前，掛着一口寶劍，若是於人一進樹林內，這寶劍彷彿是法寶一樣，就得知了、就能飛得去傷害人的性命，這時梧桐子，跨進樹林內，向前沒行上幾步，忽然看見騰空的，從山寨上，有一道寶光過來，梧桐子因為是會劍

術的人，曉得利害，得知在空中過來的這道寶光，必是傷人的利器，所謂八卦寨的利害東想來就在這上頭了，他仗了自己會劍術，所以並不害怕，就想看個仔細，寶光內是什麼東西，預備着仔細了逃脫身，誰知因此就險些脫身不及。原來那寶光，才在山寨上下來，的見一轉輾難，就到了面前，梧桐子一看見寶光中有一把飛劍，就自知不敵，隨借了自己，劍光脫身，只離開一步，若再遲一步，就脫身不得了，梧桐子一逃出樹林，就回身觀看林恐怕那寶光內的飛劍，還要在後追趕，誰知那飛劍，實在奇怪得很，只要敵人一出，了樹日外，他就回上山寨去了，這個就是大士教的符法。梧桐子也不得而知，他這時才知高飛進間所言，不是虛說，自己若是不會劍術，也就脫身不得了，他這時還想用了劍術，從空殺寨去探聽。看看那山下的樹林，離開裡面的山寨，約有數十丈遠，又恐自己的劍術能力實不到，因為他的劍術，只能在十丈以內飛行，若是十丈以外，就行不到了，所以見了那各光之內的飛劍，就知自己不敵，因為那寶光內的飛劍，能在數十丈內飛行，就這一點，與人的劍術，就分高低了，不過方才那寶光內的飛劍，他乃是符法，並不是人用的，若是吃梧桐子的飛劍比較起來，梧桐子的飛劍，實在敵不住的，這也是他的見機好，所以不得並虧。梧桐子在樹林之外，思量了好多時，仍是預備回客店而去，因為他與八卦寨的人。劍無仇恨，又沒什麼事情，不過好奇的思想。預備去探看探看罷了，現在既已見過了，飛，的利害，可知高飛所言，俱非虛語，就是那大士教，一定也有的。我既沒有進去的事情的河必冒險，不如且回客店而去，等得日後有了機會，再來探聽不遲。況且我要尋訪師兄在下落，更沒閑功夫管這閒事，他想定了主意，即一路飛行，回客店而去。回到客店時，下

四鼓以後，因此即安睡無話，次日早起身，在客店內用了早飯，一路出外，探聽大俠的，落在黃縣地方，連連探了數日，沒有信息，就想到別處去，忽又想起神行高飛，他這幾日，不知如何了，不知會能進八卦寨，向小諸葛秦賢，將軟藤甲取回，又因那日見面的時候，因要聽他說大士教的奇祕，沒有細細向他詢問大俠的下落，所以就想去高飛住的客店內去拜會他，一則慰問他，二則也好向他細細詢問不知近幾月，曾會見過大俠的人否，而且神行高飛，與大俠裴占元，他二人的交情亦不錯，就是他幾月沒有拜見，也好拜託他留點心，倘如遇見了，就好叫大俠到招遠縣洪義山那裡等候，以免兩不見面，他打定了這主意，就一路到了高飛的客店內，那店小二，因梧桐子上次會在他店內去過，所以有點認識，一見面就問梧桐子道，爺莫非是來看那高客人的麼，梧桐子見小二認識他，就有點歡喜，答道正是，不知那高爺可在店裡麼，小二笑道，高爺久已不在這裡了，爺那日去後，高爺他次日就回去了，梧桐子聽了此話，當時失望，向小二道，他去了麼，小二道正是，如沒事，何方就在小店歇息腳，吃盃茶再去，亦不妨，梧桐子道，高爺既未在這裡，我還有事去，改日沒事，再到寶店來吃茶吧，說了此話，就別了小二，仍回自己客店而去，在客店內用了早飯，因沒有事做，大俠又沒有下落，心中甚是煩悶，想起八卦寨的事情，甚是不服，又想再去探個究竟，又恐自己的力量不敵，所以左右思量，捉摸不定，因在店中煩悶，就到街坊吃點酒消悶，誰知才出了店門沒幾步，一眼就看見前來了一人，滿面喜色，大踏步而來，肩背上尚負了一個包裹，行得很快，梧桐子向前仔細看時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心中要去尋找的那個神行高飛，心中不由奇怪起來，一想方才我到店內去尋他，店

小二不是說他已回去了幾日，此時如何仍在這裡呢。這小二也不會虛說的，真不是他已上了八卦寨，將他的軟藤甲，已向小諸葛秦賢索回了麼。看他滿面喜色，怕的就有幾分實在，因此就趕上一步，高高的叫了一聲高大哥。你回去的人，如何還在這裡，這時正在歡歡喜喜的赶路，並沒有看見梧桐子，忽聽有人叫他，就抬頭觀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梧桐子，就迎上前去，向梧桐子道，原來你還在此處，我正要找你，這時遇見，再好沒有，你隨我到從前住的那客店內坐定了，我有要緊的話，向你說呢。梧桐子聽了此話，很是奇采，向高飛道，你有話何妨向我先說，何必要到客店內才說呢，因為我的性子，比別人急，你也遲早都要說，就這時說也何妨，高飛道，當言道隔牆猶有耳，何況在這路上呢，有要緊的事情，如何能在人多耳多的地方說與你聽，豈不洩了機密，梧桐子聽了此言，便不再問，二人一路行去，不多時已到客店門前，方才那小二見了歡喜道，真是巧了，你們如何就在路上遇見了呢，隨一路跟着，二人進了店內，擇了一間最清潔的宿房，與高爺住下，二人進了宿房內，高飛在肩背上放下那個包裹，梧桐子問道，高兄莫非已上八卦寨去過了，這包裹內，莫非就是從前所說的祖傳至寶，一副軟藤甲麼，高飛吃驚道，梧兄何以知道，梧桐子道，這不過是小弟的猜量罷了，如何能說得知呢，高飛笑道，然而兄的見識，果然高人一等，不出梧兄所料。這包裹內，正是索回的藤甲，正在說着，小二送茶湯進來，就打斷了二人的話頭，二人將面淨過，小二問道爺們用過午飯麼，梧桐子已在自己客店內用過了，高飛也因下了山後，曾在酒店內喝了一盃酒，因此都不飢餓，向小二道，我們去膳都吃過了，你少停只要替我們預備晚膳就是了，小二答應一聲，將二人淨過的面湯，端

拾出去，二人各都喝了一盃茶，梧桐子又向高飛問道，高兄的本領，真是不錯，那八卦寨既是利害非凡，不知高兄如何能進寨去，將籐甲索回，這就不能不叫人佩服了，不知可曉得進寨去的事情，細說一番，藉可得知一二，高飛道，提這事來，並不是弟的本領大，乃是够交情，如若要憑了本領去說話，真說能將籐甲索回，只怕要跨進那八卦寨去，都不這般容易，從前只知八卦寨利害，却沒親眼看見，他的利害在何處，此次已親眼看見過了，我的籐甲，前回已說過，小諸葛決絕不會有意來盜去，大一半，因年輕在外，不知秦高二家的交情，這個也虧得杜芳，進寨去替我說情，若不是杜芳去說情，小諸葛豈能將籐甲還我，然而我見不到他的面，也是徒然無用，上次我住在這裡客店內，本是在此候信，因為已託杜芳，上寨去與我向小諸葛說情，因為他非但與小諸葛有交情，而且與八卦寨寨主方源，也是好友，所以他任八卦寨，時常進出，不想他上山以後，忽忽多日，沒有信息，因此上次與兄會見的時候，我甚是焦急，恐杜芳久去不來，必定小諸葛不肯退還籐甲，也不好向你細說，若自己去，又恐本領不敵，曾聽杜芳說過，山寨下有六十四個疑門，利害非常，若是進不得門去，送了性命，仍恐無益，所以只得暗暗焦急，誰知自你去後，片刻間杜芳就來了，真是驚喜交集，歡喜不已，詢問他的事情，杜芳滿面喜色，向我道一個賀字，就曉得事有成望，杜芳道，你這事虧得小諸葛幫忙，原來當初，並不是小諸葛要盜你籐甲，因為八卦寨寨主，要覓三件至寶，獻與大士教師做壽之用，第一件，乃是河南新安縣，八面威風小判官虞慶方的一把七寶寶刀，此刀乃是至寶，能斬釘截鐵，鎮壓妖邪，也是祖傳之寶，第二件，就是一個漢玉的玉如意，此亦至寶，乃是山西西安府，黎城縣，一

個仕宦之家的收藏之寶。第三件，就是你的軟籐甲，但這三件寶物，都不是一時盜得的，而且都是方源自己出去盜取的。若是別人，也沒這大的能爲，因方源他是大士教的門徒，所以有特殊的本領，就是你的軟籐甲，也是方源到你家盜取的，但是方源，他如何能知你家有這樣的至寶呢。是一個姓盧的說的，姓盧的這人，現在已死了，不知你可有這樣一個姓盧的認識麼，高飛想了一想，說道不錯，我們從前有一個老佃戶，聽說他的兒子，因不習正務，後來就流落在江湖上。只怕姓盧的就是那老佃戶的兒子，無疑了，但這人年紀未老，如何就死了，杜芳道，這姓盧的，他投在八卦寨。做個嘍囉，有一天下山，因沒有得知號令，上山誤入疑門之內了，細想做強盜的人，已是心術不好，想這個姓盧的嘍囉，他的心術，當然比別人更壞。這個想是他的果報了，高飛道。這個是他該死，是他不務正的結果，此事不去提他，但是一層，三件至寶。既然獻去與大士教祖師，做過壽之禮，我的軟籐甲，當然沒遠遠的希望了，說到此處，不免又焦急起來。杜芳笑道，高兄且莫焦急，我話尙沒有說完呢，方源將三件寶物，親自盜來以後，什襲珍藏，到了祖師做壽那天，就將寶物親自送去，方源並不能親自去見祖師，因爲他是榮城縣賽崑崙伍應的徒弟，而且他大士教的規矩，除了祖師自己的徒弟而外，別人就不能去見他，或是祖師，親自允許，能見的人，不在此例，所以祖師修煉的地方，外人亦多不得知，就是大士教支派遠的人也不得而知，因此方源雖是大士教的人，也不知祖師在什麼地方，緣因這個緣故，方源的寶物，只得送到他師傅賽崑崙伍應那裡，賽崑崙實是誤收這樣一個徒弟，從前收他的時候，方源很能仗義任俠，不料後來，竟在八卦寨落草，伍應很是懊悔，但做强盜，亦能改過行道。

常言道、盜亦能行道，就是希望他能替天行道，借了強盜的惡名，能行賞罰，做那個除暴安良的事情。簡單言之，如小說書上說的義盜，有一個三不劫的主意，扶危濟困，多做俠義的事情，如能這個樣子，於盜的之中，行些善事，也可彌補他的罪過，所以每次見面，都是以這個旨意勸化他，怎奈方源、陽奉陰違，他師傅勸化的時候，稍似歛跡，事過以後，仍是做他的盜寇行爲，伍應勸他不改，就不去勸他了，心中很是不快，很想退去他，不認他是徒弟，又恐教人家知道了見笑，而且方源，又是他第一個收的徒弟，只得忍耐，這次方源，將寶物送到伍應那裡，伍應本不肯收下，替他轉呈師祖，後來一想，他行爲爲不好，總是自己大徒弟，祖師做壽，送點禮物，也是應當的，這德是他的誠意，因此就將寶物，如數收下，方源見了，歡喜異常，在他的意思，是想討好祖師的，在伍應家內住了一天，次日就歡歡喜喜的，回了八卦寨，將這一番事，說與小諸葛秦賢聽了。秦賢大喜，作賀道，這一次辛苦一點，雖然覓了幾件寶物送去，然而也是寨主日後進身之道，若能得了祖師的歡心，寨主以後的好處正多得很多呢，方源聽了秦賢之言，心中也是歡喜，總萬萬想不到祖師，會將寶物如數退下來，且說那日祖師壽期，伍應也備了幾件禮物，並方源的三件寶物，打了一個很大的包裹，親自負在肩上，一路上五峯山，將方源與自己的寶物，皆獻與祖師，以作敬意，這日獻寶的人很多很多，大凡是祖師的徒弟，都個個有寶物帶了上山獻祝，祖師的徒弟，有一百二十八人之多，所獻的寶物，祖師皆一一收下，俱無異言，獨檢點到伍應的禮物，祖師忽然不悅，因伍應是最後一個徒弟，所以他的禮物，也最後一個檢點，伍應看見祖師不悅，心中不免吃了一驚，想不出是什麼緣故，總是自己的



禮物，送得菲薄，然而祖師乃是有道之人，亦何在這點禮物上，就分出高低來正在打量着，只見大德尊人，忽在法座上指着伍應所獻的禮物問道，這幾件禮物，是何人的，伍應在下應道，是徒弟的，大德尊人道，這東西很不乾淨，只怕不是你一人所獻的，伍應道不錯，其中有三件至寶，徒孫方源獻來一份薄禮，祖師道，我大士教不用不義之財，而且方源這人，行爲很不務正，我何能因這三件寶物，污教內的清白，你快將這不乾淨的東西，帶回去還他，這事也不能怪你，但此後收徒傳道，總要格外小心一點，不可誤收壞人，以污教規，伍應聽了這話，不覺答不出話，羞得面上通紅，過了多時，才在下答道，此乃弟子當初失察之罪，本應將他退出，不認地是我的徒弟，又因他是第一個收的徒弟，所以很難實行，恐他洩漏教規，叫外人見笑，祖師道，事已錯了，悔也不及，已往不究，只要以後，你能小心就是，但這方源，也應當防他一點才是，不能再將本領傳他，助他爲惡，伍應道，弟子承師傅吩咐，以後自當格外小心謹慎是了，那方源不好，弟子察知以後，早就不能傳授本領與他，就是從前所傳與他的本領，已自悔不及了，祖師道，如此甚好，說罷，就將方源所獻的三件寶物，都退還與伍應，所有伍應奉獻的寶物，皆檢點收下，這事過後，次日伍應回到家內，就命人，將方源所獻的寶物，送至八卦寨，方源得知此事，真是意料不及，很是失望，就詢問送去的人，因何祖師不收此物，那人道別的我都不知，只是聽得一句話，祖師退回此物，是因你所獻的寶物，不甚乾淨，這話我也不甚明白，其餘的事不知了，方源因他不細知，隨不再問，那人在寨中住了一天，方源設宴款待，次日告別而去，方源即將不乾淨三字，細細思量，方才豁然明白，大概不乾淨三字，總是因所送去的寶

物，不是己物，是盜取得來的，所以祖師說不乾淨三字，退回此物，大概不乾淨三字，還是遮蓋我面子的話，然而祖師也太不明亮了，吾聞祖師所收的徒弟，有一百二十八人之多，其中也有很多很多，是江湖上的好漢，老實說，那一百二十八人之中，所獻的寶物，難道都是己物，只恐如我一般得來的，寶物尚多得很呢。而且他老人家，每次做壽，或是行宮內有什麼事情，凡是他的徒弟，都每次有寶物送去，不知各人家內，能藏多少寶物，預備着，就是間或有一二個珍藏家，決絕沒有一百二十八人內，盡是珍藏家，祖師對於這事，做得很不公平，何厚於人，而薄於我，因此方源想到此處，心中很是恨恨，後來就將這事，說與小諸葛秦賢得知，秦賢道：方兄不可過執己見，祖師是有道的人，如何會厚於人，而薄你，這其中必定有緣故，大概因獻去的寶物，方兄有點取得不在其道，我聞祖師，從前也是一個行俠的豪傑，行俠的人，是替天行道，暗中行賞罰，有時亦盜取人家的財物，但不離除暴安良的主意，所取的，都是在許多大奸大惡，或是許多賊官那裡取得來的，大奸大惡賊官苛吏，無非都是民間脂膏，行俠的取了這等的財來，拿法在民間扶助許多貧困的好人，他自己實在還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丈夫，然而這種財物，不能說他不乾淨，大概唯兄所取之寶物，其中或有不當的地方，所以祖師就說不乾淨三字，而退回來，這也不足恨，只要吾兄能將俠義的事情，能做點出來，那時祖師，自然曉得，就是再有什麼東西獻去，只要這東西，來得光明磊落，祖師自然收下，不說不乾淨了，也是將功贖罪的一條好路，古人有言，知過必改，君子恬惡不悛，小人就是說能知過改過，以後仍不失是個好人，若是知過不知改，這等人無藥醫救，雖至死不失仍是一個小人，小諸葛心想糾正方源

這等人不失仍是一個君子，所以草寇之中，不能盡謂沒好人。或亦有爲境遇所困，而卒身其中者，或亦有之。方源從前，也是一個仗義任俠的人，所以伍應才收他做徒，然而困輕之人，血氣未定，亦有至中年，因爲境遇而移其志者，亦甚多，所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此乃積習相沿，也不過此等人本性不壞，如有人相機進勸，回頭是岸，不失仍做好人，如小諸葛秦賢者，不失是個丈夫，處身積穢之中，而能自潔，不爲所染，且能相機勸友，此等人沒有大智能，如何能到此種地步，這是閑言不提，且說小諸葛侃侃而言，將一番大義的話，說得方源非但不怒，且有悔悟之意，頓時就有拋棄山寨，做好人的意思，然而也沒這般容易，手下有數千之衆，如何一時散得去呢，只得仍在山上，等候機會，自從小諸葛勸他回頭之後，八卦寨糧草甚足，山下並不打劫行商，而且有扶助良善，濟困助貧的旨意，方源由一個大惡的人，一變而做了一個任俠仗義的丈夫。杜芳齡八卦寨方源的一番話，說到此處，神行高飛，細細聽了，才轉憂爲喜，向杜芳遠，如此說來，小諸葛還是一個有智能的丈夫，這幾年，我錯怪他了，不過我料想，必定不能與我爲難，有意來盜我的藤甲，如此說來我的藤甲，當然還有希望呢。杜芳道不錯，那日袁上山之後，就將這事，與小諸葛細細商量，小諸葛就將一番話，說與我知，所以我能曉得這般仔細，他又向我說，與你家交情很好，而且又是幾代的世交了，隨時就請了方源來商議。方源很慷慨的道，當初愚兄盜這東西，原打算獻與祖師，想作個進見之禮，萬想不到，祖師如自見的一般，就說這東西不乾淨，原物退了回來，到今日看來，這事是我的不好，如何好盜了自家人的東西，而去進獻呢，既是秦賢弟的好友，就是愚兄的好友，豈不是自家人呢，若不是祖師

將原物退回來。這時叫我將何物還他呢、這事豈不是祖師當初如看見的一般麼，而且神行高飛，提起這個人來，也是有名好漢、只因當初，愚兄盜他的軟簾寶甲時，也沒知是他的，若得知他的，也不去盜了，神行高飛這人，我雖然沒會過面、然而早已仰他的英名、正恨無緣得見。今日既在此地方，何妨請他上來大家聚聚，不枉仰名一場，那軟簾甲，理當奉還、只望他恕個不知罪，已是萬幸、小諸葛聽了大喜、留小弟在寨中住了一日，設宴款待，次日弟要下山、忽然寨中又來了幾個朋友、也是多年不見的好友，他們一定將弟留在寨中作陪，因此稍有耽延。致勞高兄久等了，高飛道，這是小弟的事情，耽擱了杜兄的功夫，如何還說如此的客套，叫弟格外不過意了、因此二人即上了八卦寨，高飛與小諸葛，雖是幾代世交，却沒見面過，有杜芳替他們引見，各人相見之後，非常契合，就留高飛在寨中住着，連日設宴款待，有一晚高飛因多飲了一盃酒，夜間睡不着，就一人在山頭上看閱，忽然山下頭寨門上，有一道金光，直飛向山下。幾十丈開外，一排樹林內而去，心中不由吃了一驚、不知這道寶光，是什麼東西，却看不出寶光內有一把飛劍，因他站的地方，離底下頭寨門很遠很遠的，誰知金光才到樹林內，那樹林內也有一道毫光，似飛的騰上空中、出了樹林而去。毫光出了樹林外去那金光又回到頭寨門上，高飛看了這兩道光芒，心中甚不明白，不知是一回什麼事，到了次日，隨將這事，向小諸葛秦賢詢問。秦賢吃道，如此說來，昨夜一定山下有什麼人來過了，高飛問道。賢弟何以得知，秦賢就將山下設的六十四疑門，並頭寨門設的飛劍之話、向高飛細細說了、高飛方才豁然明白，又問秦賢，樹林內騰起一道毫光，是何緣故，秦賢道，就是我說的、有人到山下來過的一句話

那遺毫光，一定是什麼能人，大概是要到山上來探聽什麼事情的，只怕還是一個能劍術的人，因他不敵寨門上的飛劍，所以借了劍光，脫身去了，然而他能脫身逃去，這人的本領也就不小了，山下設的六十四個疑門，最是利害，無論什麼人，大凡進了疑門內的，都難活命，就是尋常本領較小的劍俠，尚且脫身不去，就是能上得山來，我們也不怕的，所以凡有曉得利害的人，從來不敢私自混上山寨，只要離山下樹林十丈以內，就沒人敢到了，高飛聽了秦賢之言，方信往日所聞，不是虛說，在山寨耽擱了幾日，因離家日久，現在軟藤甲既已得回，就想回家去了，因此就向諸人告辭，方源見他執意甚堅，只得放行，當日就將軟藤甲交還與他，晚上又設宴替他送行，次早用了早飯，高飛帶了軟藤甲，即與方源秦賢杜芳，及諸人作別，方源等送至山下，隨拱手而別，杜芳也要辭行，衆人因他沒有多事，所以將他堅留在山上，我就下山來了，不想又與你在路上遇見，真是好朋友常常相見，所以又能同在這裡叙叙，高飛說到此，梧桐子聽畢，方才恍然而悟，向高飛道，原來是這樣一回事，我道如何這般容易就將藤甲索回來，聽你所說，大士教也是行俠一派的人，不過各行一道罷了，小諸葛能處污不染，誘友於善，不失是一個豪傑，就是方源能知改過，尚不能算是惡人，然而無功於世，不能算得豪傑，是一個血氣未定的莽夫罷了，不足可言，不瞞高兄說，那夜樹林內的一道毫光，正是小弟，因要探聽八卦寨的利害，所以去了一回，誰知才跨進樹材，那寶光就來了，不知他是用什麼法術，因恐不敵，所以就乘先脫身了，不知高兄已在寨中，天下的事情，真是叫人料想不定，現在這事已說過了，不去提他，你方才說的有要話與我說，不知是什麼要緊的事情，何不說與我聽，高飛似又想起的樣

子。向梧桐子道，我真糊塗，放着要緊的事不說，反在這裡講閒話。我且告訴你，我到八卦寨的第二日，寨中來了一人，這人姓虞名永德，也是伍靈的徒弟，與方源師弟兄，因此方源視爲上賓。連日設宴款待，大家在酒宴閒談。方源就說起拜年祖師做壽。獻寶的一件事情。虞永德道，祖師的教規，利害得很，因你在山寨落草，所以連你獻去的寶物都不收了，而且祖師有預知的道行，所以什麼事，他都曉得。聽說在做壽的這年，有幾很有本領的劍俠，說是姓裴名占元，他不知在何處，覓了祖師山上的一枝行証，就胆大妄爲的，敢上祖師的山上去探聽消息。這人的胆，真是不小，還敢混在秦師伯一起，灌祖師宮內祝壽。祖師其實早就得知了。因念他是行俠的人，不去說明他，誰知在教主聖誕那天，他又進石宮，混在衆師伯一起，拜見祖師，也獻了幾件寶物。想藉此探聽行宮內的消息，祖師遂大怒，一聲大喝，令人將他拿住，誰知這人，還想用他的劍術逃走。祖師向他笑了一笑，只用手指一指就將他拿住了，直到現在尚閉在黑茅谷內。你想祖師的道行高是不高就是你現在性情改得好了，師傅沒有得知，祖師早就得知了，小弟今日來此，一則拜望師兄作賀，以後還要行點有功果的事，總要慇懃因果才是道理，我們幾個師弟，也好有借助的地方，也不負師傅一番厚望。小弟此言。不知師兄以爲如何。方源道，賢弟此言說得極是。愚兄現在正是悔之不及，若再不改過，如何報答師傅的厚望，也無以對你們幾個師弟，勸我一番，他們說的話，別的我皆不去注重，只是大俠，在祖師行宮，受擒之事，我很是吃驚，裴兄與我，交情不錯，聽了這話，我恨不能酒不吃，就下山來尋你好想法去救他，又因一時不好就下山來。只好一人。暗暗心中焦急，所以在山上沒就攔幾天，就下山來，打

量你如不在這裡，我將軟藤甲送回家去，就預備到各處尋你好，讓你們快想法去救裴兄。梧桐子聽了這話，真是心中吃驚不已。向高飛問道：「你的話可實在麼？」高飛道：「這話是他們自己教內人說的，諒無虛言。」梧桐子又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可曾曉得祖師的行宮，在什麼山上，高飛道：「這事我不能細問，因他們大士教的事情，向來機密，這是在八卦寨，才肯這樣直說。我若細問，反與他們見疑，也是不肯說的，所以遠是不問的好。」他大士教、無論如何機密，總有人知道的，只要細細探聽，還怕不知麼？」梧桐子聽了這話，答道：「高兄此言極是，既是師兄有難，無論如何機密，總要探他一個水落石出。」此時小弟，已無暇在此細談，就此要告別了。等得探聽了他的地方，再來尋你幫助罷。」高飛見他要去，不禁吃了一驚，恐他要到八卦寨去，就是能被他探知祖師的地方，他一人也去不得，莫說一人去不得，就是再有幾人，也去不得，不說別的，只將方源來比較，他不過是大士教的支派，伍應的徒弟，所學亦不過稍具皮毛，尚且八卦寨有如此利害，這樣看來，祖師的山上，更有非同小可的利害。裴占元的劍術本領，不在人下，且已受擒，你想梧桐子如何輕易可去，豈不白白的送去性命？因此上前去，將梧桐子一把拖住，問他道：「梧兄，你向何處去探聽消息，老實說，就是此間我將祖師的地方告訴你，也去不得，那祖師的山上，是豈同小可的，你此時不必焦急，凡事都有天定，想大俠平生尚無過處，我想總可逢凶化吉，總要想個善處之法才是，這件事情，非你我二人能去救他的，總要憑能去得的人，才能去救他。」此時我們就是探聽了他的地方，也無益的，小弟此言，不知梧兄以為如何，梧桐子方才本是一時血性之勇，此時坐定下來，經高飛一番解說，心中已有一半明白，而且離他們的年

會，己在不遠，不如且等幾個師弟兄會面以後，將這事大家商量過了，再定方針，那個時候，總能有個妥善之策。常言道二人計長，一人計短，他自己肚內慮定了主意，便向高飛道，聽高兄之言，句句在理，方才弟乃一時憤怒，血性上來，恨不能立刻就去救出師兄，將那大士教的、什麼祖師不祖師結果了，並將他的教門徒，殺一個乾淨，才洩心恨。現在聽了高兄之言，才覺怒氣稍盡，細想高兄所言極是，此刻我打算去會了幾個師弟兄，再作計較，不知高兄，以弟此言如何。高飛道，聽兄此言，是有至理，小弟不是因離家日久，有軟籐甲在身，也當與兄同去走走，大家計議計議，只得等我回家以後，將軟籐甲收藏好了，再來尋你們大家設法，好救裴兄出難、庶不枉大家相交一場，不過要梧兄約個會面的地方，免得再費去時日，要到各處尋找你們，梧桐了思索了半晌道、不錯不錯，我因心中有了事情，就有點糊塗起來，到將這事忘記了，現在已離過年的時，已不遠了，大約今年，我們都不用見面了，到明年過了正月半以後，我們準定在招遠縣，洪義山那裡見面罷，不過還有一層，因高兄對於大士教的人似相近一點，最好能在今年，將大士教祖師的地方，先探聽明白了，那時我們會面以後，大家就可想法去救裴師兄。不知高兄以為如何。高飛聞言答道，這事是弟盡之義務，此番回去以後，也沒多天耽擱，當然再出來探聽此事，到了明年，多少都有點信息可得，這事請梧兄放心就是了，小弟自當儘力去做就是了，二人議畢正事，時已將晚，各人肚內、都覺得有點餓飢了，高飛就命小二，去備酒飯來吃，小二答應去後，過不多時，就將酒菜奉上，二人就一面吃酒，一面談心，等得酒飯已畢，時已初鼓，高飛就留梧桐子，在他客小內住了一夜，次日夜起，二人梳洗已畢，用了



早飯。高飛因念家甚切，不便久在外面耽擱，因此結了店帳，帶了軟籐甲，就與梧桐子離了客店。梧桐子將他送了一程，隨拱手作別，高飛即回家而去。梧桐子也自回到客店內，又在客店內，耽擱了幾天，隨一路南下，光陰真快，忽忽之間，已過了新年，那日正是他們年會之期，梧桐子一早，就到葛嶺，過不多時，幾個俠客，都皆來了，各人相詢一年來，探聽大俠的消息，都皆搖頭不知。梧桐子見他們沒有一個得着消息，各人面上都顯出有憂愁之色，因此就將自己所探得信息，向各人一一說了，衆俠客聞言，個個驚慌起來，都向梧桐子問道，既是梧師兄得信，就該早來給信與我們，大家好想法去搭救裴師兄，目下逾時已久，不知性命如何，裴師兄與我們情感甚好，若有長短，叫我們如何對得住他呢，梧桐子道，諸弟且莫責我，還有話沒說完呢，你們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常言道凡事要三思而行，若持一時之勇，必敗無疑，我當時豈非如此，得了此信，恨不能立時就去，將裴師兄救出來，非但要將那大士教的祖師結果了洩恨，且想將他大士教的門徒，都殺一個乾淨，才能出了一時的怒氣。怎奈他大士教的事情，外面極秘，沒人得知，一時竟無從去探聽，那祖師所在的地方，而且那大士教的人，非但有本領，怕的還有一些法術，說到此處，又將在黃縣，夜探八卦寨的事情，說了一遍，衆人聽了，方才驚異，各人相詢，都沒聽見有大士教這派的人，伍天鵬道，照此看來，這大士教的人，果有本領，不說別的，他們能守得這般機秘，已是不容易的事了，爲今之計，我們應當想什麼法子，才能救出裴師兄呢，鄧高道，這事很難，聽梧師兄所言，那大士教實在利害異常，恐我們弟兄這幾人，都不是他們對手，今爲之計，只有去求師叔幫忙，便於事無憂，伍天鵬道，但有一層，師

叔行踪詭秘，我們一時，何處去尋他呢，各人聽了，俱有難色，却又想不出別的法子，想來想去，仍是只有尋找他們的師叔幫忙。除此以外，再無別策。因此相約，各人下山，尋找一塵子。過的正月半後，是否有下落沒下落，都在招遠縣，洪義山家會齊，大家約定以後，就在葛嶺上分散各借劍光而去，有書則表，無話不提。光陰迅速，沒幾時，就是正月半了，梧桐子下了葛嶺之後，就四處尋找他師叔一塵子的踪跡，全無下落，想與衆人約在招遠，洪義山家，雖然洪義山住家的地方，細細說與衆人知了，然而在所約衆人之中，只有神行高飛，與洪義山認識，其餘的師弟等人，與洪義山都不認識，因此他只得先到招遠，在洪義山家等候，過了正月半以後，幾個師弟，與徒弟楊仲仁，果然一個個都來了，梧桐子一個個替他們與洪義山引見了，大家一見如故，各道仰慕連日設了酒宴，款待衆人，梧桐子在酒宴間，詢及幾個師弟，可曾得知師叔的下落，各人都說沒有消息，梧桐子道，師叔既無下落，我們不能就不去救表師兄，最好我們將事情分開來做，一面想法去救表師兄，一面再尋找師叔，只有這個計策最好，現在放着慢論，等神行高飛來了，看他所探的消息如何，衆人道，梧兄此言極是。大家計議已畢，就在洪義山家內，等候神行高飛，誰知高飛過了二十以後，還沒來。梧桐子想去拜會唐志明，這時候唐志明，上登州辦貨去了，不在家，因此沒有能去，等候高飛不來，個個心內焦急，洪義山道，神行高飛，此人素來言而有信，至今日不來，或是在何處耽擱，諸位不用焦急，大約再過幾天，總要來了，果然不出洪義山所略，說這話後，沒幾日，高飛就來了，各人見面以後，寒暄幾句，伍鄧二人，本是舊識，只有楊爺沒有見過，梧桐子命楊仲仁，向高爺見禮以畢，也客套幾

句，高飛隨向衆人說道，小弟來晚，致勞諸兄在此久候。實是過意不去，只因正月十二日，是八卦寨方源的壽期。本是小生辰，不算甚事，然而世勢趨炎，一個人只要在勢上，大生日是不用說，就是過個小生日，也有人替他熱鬧。小弟爲勢之所逼，也不得不去走走，聊以應酬一點。一來是小諸葛秦賢的面子，我幸山上，方源待我不錯，卽如退還軟藤甲等，都是朋友的情分，所以不得不去，二來又因裴兄在黑茅谷受困，奉了梧兄之命，要探聽大士教祖師所居的地方，好去搭救裴兄，而且要探這個消息，非要到八卦寨不可，所以格外不得不去，因此之故，却以來遲，尙望諸兄見諒，衆人道，高兄說這話就見外了，我們都是自己人，說不到這層，況又是爲我們的事情，勞兄遠途跋涉，已是過意不去，如何還能言此，快快不要客氣了。我們再談別的事情罷。這邊談着話，那邊洪義山，已早去吩咐僕役，將酒宴在客廳上預備好了，請衆人到客廳上飲酒，與高飛洗塵，隨一齊至客廳上，分主賓坐下，吃酒談心。酒過三巡，梧桐子便在宴上，向高飛問起，至八卦寨所探的消息。高飛道這次到八卦寨祝壽，甚是湊巧。那次在寨中所遇的虞永德，亦在寨中拜壽，因伍應得知，方源改遷向善以後，仍是很契重方源，所以大士教支派的人，亦常有在八卦寨內來往，因此在八卦寨內，對於大士教內的事情信息，甚是靈通。那日我在無意之中，向那姓虞的問及，祖師的行宮，在什麼地方，他說祖師在五峯山。所謂行宮，不是祖師的行宮，是叫大士行宮，不過祖師就住在在大士行宮內，所以大家說起來，都是祖師的行宮，據說五峯山，是天險峻，不是祖師門徒的人，莫想去得，但是亦有人敢去，究竟山上有如何利害，我亦沒有去過，不過常聽我們師傅說及罷了。我又向他問起五峯山，在什麼地方

，他說五峯山，在榮城縣離開城市，只二十餘里，就到了。因沒有親自去過，只聽師傅說起，所以不能得知仔細。我因所問，已稍有頭緒，不必再望下問。恐他生疑，反是不妙，大概這五峯山，就在榮城縣一個極荒僻的地方了。既有頭緒，自易尋找，他說到這裡，便問梧桐子，你們計議得如何了。梧桐子就將所議定的計劃，說與高爺聽了，高爺沉思了半晌道，你找一糜子去搭救裴兄，是最好的計策，只是先到五峯山搭救一事，似有不妥，不如再忍耐幾時，索性等得尋見了一糜子再去。此乃萬無一失的計策。衆人聽了高爺所說，個個稱是，只有梧桐子，他肚內已想定了主意，預備等得與衆人分散後，他即一人到五峯山去探險，但此時不便向衆人說知，恐要阻止於他，大家計議已定，在洪義山家內過了幾日，隨分散而去，各人分頭去尋找一糜子，只有神行高飛，因他與一糜子並不認識，所以不便去尋找，只得不去，洪義山將他留住，仍在招遠就攔着，這事表過不提，再說諸俠，分頭去了，只有梧桐子，他曉得有楊仲仁，隨同伍鄧二人，去尋找一糜子，自己實不用再，因此暫定主意，直到榮城縣，預備上五峯山探聽消息，以便見機行事，好搭救大師兄裴占元出險。憑了自己一身，打量尚可去得，所以一路奔行，離了招遠縣，在路上日夜趕路，沒幾日，已到了榮城縣地方，先在一家客店內住下，趕到榮城的這日，天時已晚，當然無事，就在客店內就攔一夜，次日早起，在客店內用了早飯，即到街坊，探聽五峯山的消息，究竟不知五峯山是在何處，離開榮城縣城鎮，尚有多少路。誰知向人問及，人都不知，弄但回說不知，而且都說榮城地方，沒聽得有過五峯山，梧桐子曉得這五峯山，大概在極荒僻無人烟的地方，所以沒人得知，聞信是問不出的，不如還是拚了自己的功夫，慢慢

去尋找，因此不再過八。每日一早，離開客店。至晚方回，在外遍訪五峰山下落，如此耽擱在客店內，過了一個多月，才探知五峯山所在。是日預備上山探聽，在天色微亮的時候，就帶了乾糧，離了客店。用了飛行之術，一路向五峯山而去。趕到山下，天色未午，梧桐子站在山下，抬頭將這五峯山細細看了一下。只見這山，崎嶇險峻，山頂高出雲外，蔓延十餘里。怪石奇峯，巉岩削壁，只沒有一個平穩的進路，除非要有攀藤拊葛的本領，纔能上得山去。梧桐子是有劍術的人，攀藤拊葛的本領。當然還有一點，他在山下，仔細的打量了一番，看這山勢，非要攀藤拊葛的行上里餘多路，纔能平平穩穩的上去，心中想道，往日聽高飛說，五峯山如何難行，如何險峻，至今方知，言不虛傳。若是沒有一點本領的人，就是能攀藤拊葛上去，萬一行至半山腰裡，若是一失手，跌下去，如何還有性命，雖不粉身碎骨，也要腦漿迸裂。縱然能上去了，要是下山的時候，就更難了，如此的懸岩削壁，沒有一點立腳的地方，就如何下去呢。想到此處，不由的吃驚起來，還虧他是劍術的人，就是萬一有失手的地方，可以借了劍光脫身，不致有性命之憂。因此在山脚下，歇了一息脚，就一半用了劍術，飛行到了山上，向四面看了一回，不禁又奇怪起來，原來方才行上的這山岩削壁，彷彿外村間的圍牆差不多，只要到了山上，裡山就有很平穩的山路可下去，裡面的高山，如造的房屋差不多，可以一進一進的進去，過了一個山頭，又有一個山頭。却有幾十個山頭，但是一座的高山，愈到裡面，愈是高險，這山裡頭，約有十餘里寬大，最高最險峻的高峯，有五處，所以叫五峯山。梧桐子在山裡頭，行了四五里路，越高行低的路，却沒有看見一個人，非但不見人影，而且山內連得人的聲息都沒有。

聽得，心中不禁又奇怪起來。若是尋常的人，不說別的，就這一點，就要嚇得不敢進去了，怎奈梧桐子是個俠客，深山險嶺，也常常行走。不過從沒遇過這樣奇怪的地方，他一想搭救大俠，所以不覺懼怕，又行了里餘，已見有一座石砌的房宇，他在隔山看過去，只因登高望遠，已能看得清切，只見房屋院子外的大門上，有四個大字，雖不能看得十分明白，却有一點辨得去，好像就是大士行宮四字。梧桐子吐內喜歡道：這大士行宮，就有消息了，他們常常提起的大士教祖師，就在行宮內。但不知黑茅谷，有什麼地方，等我進了行宮內，自有分曉。因此就在隔山，望着這大士行宮過來，行不多時，就到了大士行宮的大門外，仔細一看，非但門前沒有人看守，而且連得門內也沒有聲息。人影子都不見，梧桐子就放大了胆子進內，只見院子裡面，寬大異常。兩旁只有幾顆三人圍不住的大樹，並無別物，正中是一條石頭砌成的甬道。過了這甬道，就是一座大殿宇的屋頂，迎面一排萬字窗門，都閉着，梧桐子行在甬道上，向裡細聽，好像這迎面的大屋內，亦沒有人影。連得半點聲息都沒有。梧桐子心中忖量，不知祖師在什麼地方。或是在這大屋的後頭。且待我進了這屋子內，自有分曉。他一面忖量，一面向裡行去，不多時，就到了迎面的大屋萬字窗門外，用手輕輕一推，就開了，原來這窗門是虛掩着的。所以一推就開，他推開了萬字窗門，向裡仔細一看，不出所料，裡面果有一人，原來是一座殿宇，寬大異常。正中佛龕內，供着一尊白衣大士的佛像，兩旁也有佛像供着。佛像的香案上，都有香烟燃着，就曉得裡面必有人在，也不管他有人沒人，隨行進殿宇內。心中忖量，且等了裡面再說。隨一年路進去，行到裡面旁邊耳門的地方，正打算再進內去，忽見門內差到了一個童子，看他的

紀，不過在八九歲的樣子，一見梧桐子，就停住了脚不行，似有驚異之色。梧桐子一想不好，這童子雖然他無能爲與我對敵，若是被他聲張起來，便有點不安。不如先下手爲強，將他拿住了再作計較。因此將主意定定，一串步就到了童子的面前，用個臥虎擒羊之勢，想擒住他，總以爲這點點的孩童，有什麼可驚的本領，所以甚不在心上，打量這一個勢子過去，必可將那孩子擒住無疑。不料事出意外，一個勢子過去，撲在孩子的身上，如蜻蜓撼石住一樣，說起來實奇怪了。非但不能將孩子擒住，撲着孩子身上，他的身子，連得動都沒有動一動，梧桐子就曉得勢頭不好，過了敵手，打算脫身，誰知正在這時候，只聽幼童一聲大喝，用手在梧桐子肩上輕輕拍了一下，道：「遠想逃在那裡去，梧桐子只因稍慢了一步，未及閃避，肩上早被幼童拍中了一下，他一手掌拍下來時，說沒甚大的氣力，誰知手掌拍在肩上市，彷彿如泰山一擊的壓力，梧桐子全身筋力雖好，也吃不住這大的壓力，早就身不由主，一跌就跌在地上。童子毫不費力，且說將梧桐子擒住，梧桐子自知力量不濟，只得俯首受擒，方想這高飛所言，絲毫沒有虛語。當初勸他不要上五峯山的話，也沒有說錯，現在不說其他別人的本領，只看這個幼孩，已有如此驚人的本領，其他別人的本領，就可不言自知了。那件他兄弟在此受擒，現在別的都不論，只等去見了他們的祖師再說，看他是何等之人，是教如何發落。梧桐子一面想着，一面被幼童擒着向裡行去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細細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 學佛法誤傳身徒 修書信搭救一俠

話說童子，擒了梧桐子，一路進裡，不多時，已至祖師石床前，梧桐子留心觀看，只見所

言禪師者，就是石床上坐一個鬚髮盡白的老人，觀其年在八十左右，而其兩目炯炯有光，其精神一切，俱勝於壯年之人，至此方信祖師實乃奇人，這時梧桐子，一面心中思想，一面昂然站立，不肯下跪。只聽身傍擒他進內的童子喝道，好胆大的奸細，見了祖師，還敢昂然不跪麼，就在他腿灣處用腳踢了一踢，梧桐子就身不由主的，身子向前一撲，跪在地下了，只聽石床上的祖師喝道，梧桐子你來我山上，莫非想救師兄麼，竟敢輕視我大士教之人，還想欺負我山上的幼童，實屬可惡，本當就將你結果了，因體念上天好生之德，恕你不死，說罷，就命童子，請他送到黑茅谷去，梧桐子正待開口說幾句，忽聽一聲巨响，眼前一陣烟霧，鼻子內聞得一種香烟的氣味，倏忽烟散霧盡，再細看眼前石床上坐禪師，已不知到何處去了，覺得自己的身子，已到了山谷之內，細看時，果然不錯，已到了黑茅谷面前，心中就驚異不已，想不到大士教的祖師，竟有如此奇異的道法，他聽祖師吩咐童子，送他至黑茅谷的時候，心中總不信童子有奇能，尚想行至中途脫逃，現在到了這時候，免不得就死心塌地了，自知逃也無益，祖師既有這大的道法，在他山上，如何就能脫逃呢，因此早將這遍心丟開了，只見童子，將谷門開了，向他道，你的朋友，也在谷內，好漢請自己進內罷，梧桐子既不算脫身，自然放得格外爽快，答應一聲，就自己跨進谷內去了，身子才跨進谷內，只聽一聲巨响，再回身觀看，原來谷口的石門已關住了，也不想出去，就行進谷內，原來這谷內的地方很大，行了多時，却不見師兄，心中很是奇怪，不知他師兄爲何不見，正在奇異的時候，猛然抬頭，看見前邊石壁下一張石鋪放着，鋪了有一人睡着，仔細看了，原來正是他的師兄裴占元。不禁大聲叫了一聲，裴師兄別來無恙耶



，裴占元正睡著午覺，突然聽得有人叫他，就不禁奇怪起來，暗道：我在這裡，是個很不易有人到的地方，爲何竟有人叫我呢，莫非是在夢中麼，身不由主的，就在石舖子上跳起來，細看時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最知己的師弟梧桐子，不由的又吃驚起來問道，師弟你因何你也來這裡，還是受擒進來的，抑是自己進來的，梧桐子搖頭道，不要提起這事，說起來話長。我自與師兄分別後，忽忽二年餘了，因探聽師兄的下落，曾到河南也去過了，後來得知師兄在河南，被二師兄壞了劍回山東，弟又到山東，訪問師兄下落，又沒有遇見，後來得知師兄又復練了劍術，我等才放心，將一長一短的事情，直說至自己受擒爲止，從頭至尾的細細說與大俠聽了，裴占元長嘆一聲道，罷了罷了。愚兄因好奇心重，萬想不到，大士教的人，竟有如此利害，他們的立教，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，與我本沒關碍，也是各行一遺，只因他們太守秘密，恐被我得着了，要在外傳說，就將我永遠閉在谷中，在這谷中，莫說我一點點本領，想逃得出去，只怕再有比我高一倍本領的人，也休想逃得出去，所以我這一生，也不希奇出外去了，但是我一人在此也能，現在連累賢弟，也到了這谷內來，我心中到有些不安起來了，梧桐子道，師兄此話說得太不知已了，我們弟兄，向來要好，最宜患難同當，若是叫師兄在此受難，弟等獨於事外，雖生何歡。現在大家能在一起雖難何患，總之吉人自有天相，我們在此，且忍耐幾時。總有出頭之日，所好那伍二師弟，皆去尋找師叔去了，若能早日將師叔尋見，他老人家都要設法救我們的，師兄且安心等着，就是了，裴占元聽了此言，長長的嘆息了一聲說道，天下的事情，無一不是氣數，只怕我們也是應有的災難，人之生亡，都在壽算，生死亦無所恐懼，不過長年如此的深

居在此，實在有點氣悶得很，尋找師叔，固然是對計策，只不過他老人家的行跡，很是詭秘，令人不易得知。從前我在赤墮廟的時候，從未知師叔有個一定的居住地方，直至河南壞了劍回來總以為沒命了，正行到危急的時候，却在路上，與師叔會見，才得知師叔十多年來，並不是沒有一居住地方，那曉得他住的地方，却在一處人跡不到的高山上，說至此，便將遇見一塵子，在恒山頂練劍的語，細細說了，梧桐子方才大悟，向裴占元道，不是師兄說知，我等如何知道，到可惜我們相見得遲，若在未受擒之時遇見，這時何愁不能將師叔尋見，只是不得而知，恐鄧伍二師弟，幾時才可將師叔尋見，我們只得在此忍耐等候了，不提二人受困在紫茅谷內，再說鄧伍二人，及梧桐子的徒弟楊仲仁，在各處尋我師叔一塵子的踪跡，忽忽數月，那裡就容易將一塵子就尋見了，非但沒有能看見他的人，且脫得他的影子都沒有尋得見，因與梧桐子有約，大家往招遠縣，洪義山家內會晤，所以鄧回到招遠，在洪義山家內就攔了月餘，不見梧桐子回來，各人就大大吃驚，這五俠之中，從來沒有過這等事情，心中就大異，却想不起一個緣由，又過了幾天，禪行高飛也來了，很希望諸俠能將一塵子尋見，救了他的好朋友裴占元出來，誰知到了洪義山家內，一與諸俠會面，非但一塵子沒有尋見，沒有好的消息，且梧桐子也失蹤了，旁人都一時想不出梧桐子失蹤的緣故，只有禪行高飛，聞了此言，卦就算定梧桐子，必定一人去探聽五峯山，受擒無疑，深悔不該早聽五峯山的話，告訴他，以致被他受擒，這次他雖然明白此理，只得一個人肚內明白，不敢再聽五峯山的話，向眾人提及，恐鄧伍二師弟，又要到五峯山去，所以放在肚內不說，一人暗作計較，衆人都就攔在洪義山家內計議，探訪梧桐子下落，及

搭救大俠裴占元之事。這且按下不提。再說招遠縣的唐志明，上講學使在招遠聚魚的時候，他正到登州辦貨去了，這次諸俠到招遠，他又不在店內，實是回家到他父親莫毅先生那裡去了。因為莫毅先生隱居之故。所以唐志明，雖是招遠縣鎮上開布店，從未有入知他尚有父親在，因此之故。唐志明每逢回家，看見他父親，亦不向人講說及。說是至他處去拜望親眷去了。因此唐志明，雖有至好之友，也不得知此事。這次諸俠在洪義山家內就攔着。唐志明又不進店內，適是去看望他父親去了。等得唐志明聞着望了他父親回來，諸俠因在洪義家，就攔的日子多了，正好算動身。唐志明得此信，即趕到洪義山家內，面請諸俠，再在招遠就攔一日，以表寸衷。大家歡聚一番。諸俠被面雖却，只得在招遠再延留一天，唐志明隨在家設了酒宴，款待諸俠。到次日，諸俠實不能多在招遠就攔，因急要去尋我梧桐子的下落，及師叔一鹿子，趕去搭救裴占元。唐志明也不能堅留，只得放行，且說諸俠去後，唐志明看店內，忽接到一封要緊書信，是他的師傅羅道安與他的，因此次唐志明回去，沒有與他師傅會面，因他的師傅，去年出去雲游採藥。及至今年，都沒回山，這唐志明，接到他師傅的信，賊得他師傅，一定在他回店後，即回山了。因此賞了發信人路費，打發他去後。自己在無人之時，寫信折開觀看，不由吃了一驚，條道為何，且待將唐志明的來歷。及他師傅的事，再表一番。然再表個中的事情，原來唐志明，雖在招遠開布店，與諸俠已結為好友。其實諸俠尚不知唐志明，他就是與六士教有關係的人，不過各立一派，各行一壘，但三件事，諸俠也不能怪唐志明，不能幫助他們，搭救大俠，因為此時非但諸俠不覺，唐志明是與六士教有關係的人，就是唐志明本人，

他沒知道。他是與大士教有關係的人，這是何故呢，因為他師傅羅道安，並沒在他面前提及，往常見面時，除了傳授武藝，決不談他事，所說唐志明與大士教有關係的話，也是在他師傅羅道安面前，因為羅道安，就是大士教祖師，大德尊人的師兄，說到此處，看書諸君，當然不難知表，就容易明白了。因為大德尊人，供奉大士教，也經羅道安同意，所以羅道安與大士教，是有關係，閒話少說，且表唐志明，接到那封信，細細觀看以後，吃了一驚，原來信中所說，叫他留住諸俠，在招遠等候，以便等他到來。去五峯山救了大俠裴占元回來，然後再到河南，捉拿圓明，及圓明的一派徒弟，這是何故，原來圓明在河南所收的徒弟，現在已非前比了。從前的時候，書中也曾表過，圓明在河南昭明寺授徒，以厚擴他的勢力，與裴佔元等別立一派，站在對立的地步，想慢慢的消滅裴占元一派的人，以洩私憤，他的宿仇，與裴占元最深，上次裴占元在河南壞劍以後，在圓明的意思，以為裴占元雖然脫身，必無性命，似覺對於他們四弟兄的宿仇，已消去了一半，因此將報仇的心，也消去一半，然能決絕想不到裴占元，在路上遇了一塵子，重又練了劍術，非但性命無礙，且他的劍術，比從前高了倍餘。將來圓明的劍術，何常不是廢在裴占元手內，這都是後話慢表，再說圓明，因報仇的心，消去一半，所以將手下徒弟，也約束得鬆點，在往常的時候，徒弟下山，最緊的，到夜來不能在外過夜，誠恐手下的徒弟，有藉了武藝，在外惹事生非，有不端的事情做出來，所以手下的徒弟，也不敢下山生事，縱然有事在外過夜，都得在大師兄面前告假，說明緣由誰知到了後來，圓明從壞裴占元的劍後，就約束得鬆了，其約束得鬆的緣由，不在因壞了裴占元劍術一事，還有個絕大的緣由在內，就在壞了裴

占元劍術的前歲月，圓明因在寺中，忽忽多年，久不出外，心中不免有點納悶，因他是個常在外面散淡慣的人，一旦這樣的深居在山上，如何能般忍耐得住，在山上過了數年，真是下了絕大的忍耐功夫，才得辦到，且說有一日圓明，在山上無事，忽然想到外去雲游一番，好來手下徒弟，武藝俱成，少說說一百二十八人之中，已有一百十八人能劍術了，他的大功已成，因此就將山中之事，託了大徒弟管理，他自己就出外雲游，也是圓明該有一番奇遇，有一日圓明，行在路上，忽然想起嵩嶽的名勝，一向想去遊玩，都因俗事絆住，沒有果行，今番無事，何不乘此機會，到嵩嶽去遊覽一番，也不枉此次出外雲遊一番，因此就折身到嵩山遊玩，只見那山的高處，看是與天接近，莫說人跡不到，只怕飛鳥都不至，圓明幸喜有劍術之能，論起他的劍術來，比較鄧伍諸人，要高出倍餘，所以能借了劍術的能力，飛陞到山的極高之處，這就是劍術高的好處，圓明到了山上，仰觀宇宙，俯察地理，極盡瞻仰之樂，飄然有欲仙之勢，正在觀看山勢之時，忽見在山的封面，一座高峯上，有一個仙風道骨的人，在那裡獨步嘯傲，聲如洪鐘，似這種人，一望可知，非仙即俠，不是極有道行的人，不能如此的地位，常聞人言，每在人跡不到的地方，常有神仙出入，現在我既有這樣好的機會，豈可當面錯過，又聽人說，凡能遇見神仙的人，也必定有點根基才行，若是沒有根基的人，就是對面與仙家相遇，也會不看見，這個就是常言說的凡夫俗子、肉眼凡胎，不識神仙，此時我既能與神仙相遇，必定都有根基，若是沒有的人，如何就能練得如此的劍術，我師傅當初收我做徒弟的時候，也會當面說過，說我根基很好，如能好好修持，日後沒愁不成正果，況且又聽師傅說過，凡能劍術的人，初則成爲劍俠，若能

再用心修煉，則由俠而修煉成仙。所謂劍仙是也。現在我的劍，不是自己誇口，雖不能謂爲劍仙，已可說到一個好到極處了，離那劍仙的程度。當然不遠。不過還少一個指點的人，此時既有這個好機會，何不待我過去的多少向他請益一番，必定都有一個見教，打量已定，就用了劍術，陸勝的功夫，到了對面的山峰上，原來不出所料，由峯上這一人。果然是個學道之人，圓明向他行禮已畢，二人談叙起來，那人道的不瞞道兄說，我在此嘯做了年餘，只因學了一生的道法，想這一個傳衣鉢的人，可恨在各處尋了十餘年，沒有一個與我有緣法，可傳衣鉢的人，我因天下之廣，宇宙之大，費了十餘年的功夫，竟尋不到一個可傳衣鉢的人，因此就心懶意恢，終日隱居此山，聊以嘯傲自遣。不想天地之間，無論什麼事情，都有一個定數，且有一定的機緣，所謂凡事都有天定，然而我的傳衣鉢的人，之當至今日才可遇見，你也不用多說，你此刻的來意的我已知道了，我與你應有一段師徒緣，你就拜我做師傅罷，但你的前程，須好好修持，也是你自己的好處，最好從此以後應就隱姓埋名的，尋一個修煉地方，不要再多管閒事，自尋煩惱。說到此處，忽又長長的嘆息了一聲道：「這個話，此時我也不向仔細說，總之天下的事，都是定數，我已向你說過，你總要好好修持，才可成正果。他說到此處，隨不肯再下詳說，圓明因與他沒有談上幾句，他就突然說出此話，心中不免奇異，但他所說的語，又都是說的一個大概的話，不甚詳細。然而能曉得他心中的事情，就可猜得到道去，必定很有來歷，因此想與他細問細問，那人道：你此時也不必細問，因天機不可洩漏，日後自知。你此時想拜我做師傅，只管拜我做師傅，就是了。我要收你做徒弟，只管收你做徒弟，就是了，其餘別的

話，我們放着日後再說，你以爲如何。這時闡明，想拜他爲師，所爲不過想與他學些道法，希望他指點一條正路。日後可以由劍而仙，聽了他這話，也不便向下再問，其餘的事情，本來也不成什麼問題，所以就不問了。不過還有一層。既然拜他爲師，別的事可以不問，總沒有拜了師傅，連得師傅的姓名都不知道的。因此向那人道，別的事情，弟子都能辦了師傅的分付，不再細問。不過有一層，此時弟子，尙沒有得師傅的姓名，天下的人從來沒有徒弟拜了師傅以後，連得師傅的姓名都不知道的。望祈師傅將姓名賜與弟子知道，那人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，不錯不錯。徒弟從來沒有不知師傅姓名的，但我却與別人不同，此時有不能稱姓名告訴你，預備等得將來一齊告訴你，到了那時候，也就自應得知，這時我們不必細說。此處也不是拜師的地方，現在我門且去尋個拜師的地方，才是了闡明聽了此話，覺得甚是玄秘，曉得他一定不肯細說，所以不再再問，因此就跟了那人，行道巖崖山洞，站在一處山頂上，那人忽向闡明說道，重過去不能步行了，我曉得你是能劍術的，你就用了劍術，跟我行罷。闡明在後答道，弟子曉得。只見那人說罷，只用兩個手指頭，望着腳下一指，似覺他口中又默唸了幾句什麼，忽見他的兩隻腳下，突然就生了兩道光樣的，將他的身子騰空了似箭樣的。在空中直向前去，闡明只得用了劍術，跟在後面行去，覺得他的劍術，再行得如何快，總有點跟不上那人腳下的兩道白光，心中就很是奇怪，不知他是用的什麼道法。覺得這種的行法，比較用劍術躍騰，是高得多了少停我拜了他爲師，第一要學的就是這一種道法。將來如能學會了，何異他家騰雲翹霧的道法，他一面心中打量，一面跟着那人，似箭一般的行去，覺得任是自已行得如何快法，總是常常差

後，有跟不上地方，原來這山的面積很寬很大，周圍有數十里廣闊，他們行的時候雖不多，却已行了十餘里路，就在向西最偏靜的地方，那山腰淨頭有一個山洞，這個山洞，就是那人所說拜師的地方。那人直至山洞外，就止住不行，原來這山洞外，有一塊很清潔的地方，約在百步以內的方闊，但是一層，這山洞生在山腰裡，却如懸空的一樣，離地百多丈高，以外却沒一個可上去的道路，似非能有騰雲駕霧的人，不能上去，照這樣看來，豈不是一洞神仙洞府麼，圓明一邊跟着那人，落在山洞外的空地上，一邊忖量着，這個山洞，想來就是師傅修煉的地方了。我既拜他爲師，是當然要請這地方來的，正應當在這種來拜師，將來有什麼事，也好到這裡來走走的，他正心中忖量着，只見那人回身向他道，這處已是我們拜師的地方了，你可隨着我進這山洞內去，說罷就進山洞內去，圓明在後跟隨，行沒幾步，已到山洞內了，只見這個洞府裡面，沒有一些亮光，看不出什麼，覺得空洞洞的，一點沒有阻絆，却愈行到裡面，愈是寬大，寒氣逼人，冷得削骨，圓明不是有點根基堅心學道，只怕到了這時候，就要懼怕起來。約行里餘路，還不見亮光，這時已不知他的師傅，到何處去了，只見眼前似覺有個黑影子，在前行走，圓明到了這時候，無論他的心如何堅固，由不得有點毛骨悚然，只是他根基好，能忍耐得住，所以無論心中如何驚恐，絕不肯驚慌起來，只是將一片向道的心，鎮住了恐懼的心，而且到了那時候，已事在必行，就是驚慌，也沒用了，因爲已在洞內行了里餘多路，若是再退出去，豈不前功盡棄，所以只得前行。況且曉得他師傅，又是一個有道行的人，諒無妨碍，所以將一片恐懼的心，俱拋棄了，也不知什麼驚懼，不驚懼，只是跟着前面的一個黑影子前行，果然



不出所料。又行上沒有里餘路，就慢慢的漏出亮光來了，看見他師傅，果是在前行着，原來沒有走錯了，心中就有點歡喜，見了亮光，就到了一個所在。原來已不是在山內了，乃是一個山谷，裡面的景象，比方才自己遊的不同，格外幽雅了多少，真是一個神仙之地。在這山谷的旁邊，還有一個山洞，那人又將圓明帶進山洞內去，原來這個山洞，就與方才所行的山洞，大不相同了，只見這山洞裡頭，有四季常春之草、纖塵不染、潔靜異常、裡面的地方寬大、佈置得如房屋一樣，裏面擺設在最後的一間內，有石桌石椅、石几石橙、再到裡面，就是丹房，除了一此煉丹的東西而外，就是一張打坐的石床，那人到了裡面，就向圓明說道：好了好了。已到了你拜師的地方了，說罷，隨端坐在石床上，圓明就對着那人，在床下拜了幾拜，行了師徒之禮。拜畢，忽見那人，在石床上又跳了下來，說道：好了，從今以後，你我便是師徒了，我當然要指點你一番，將我一身所學的道法，都要傳授與你，不過有一層，道法是助修行道法道的，因為我們行道修道的人，第一應行的事情，就是多立功果。第二應行的事情，就是要遍歷名山。採點仙藥，以備將來煉丹之用，不過這兩件事情，包含很廣，沒有一定的限止。功果有大小，採藥更難，沒有道心的人，是決絕吃不來那種辛苦，往往因為一味藥，要行幾萬里路，不但行幾萬里路算難事，往往行了幾萬里路，還有採不到那藥的。這許多事情，也不用我細說。恐有碍你的道心，不過你的道心還好，方才我已試驗過了。你若沒有道心，沒有根基，也不容易到這裡來，也是我們的緣法，現在我將學道法，是西靈神助行道的話，說與你聽，你學了道法以後，切記切記，不可妄用，若是妄用了，將來與你的道行很有阻碍，圓明聽了此話，就一一答應了，

因此那人，就慢慢將道法傳授與圓明，指點他一個修練的正路，圓明用心習學，在山洞內，忽忽過了兩個多月，他這個人天生的敏捷，在兩個月內，就將許多道法，都學會了，一日他的師傅，忽將圓明叫到面前，與他說道，現在你所學的道法，已很够學道之用了，我的力量，至此已盡，你在山上，也過了兩個多月，當然要下山去多行點功果，此時我與你，也應當分別了，不過你下山以後，不可將在學道時候，我吩咐你的一番話忘去，總要謹謹記着才是，你不必再在此處耽誤，就此去罷。圓明聽了此話，心中很是不捨，他在上山的時候，心中還記着昭明寺的許多徒弟。近來因一心在山上學道，已不想再下山去，很希望跟他師傅，在山上修練，成了正果，所以聽了這師傅此言，就在座下說道，弟子蒙師傅了許多道法，又指點了明徑大路，正預備跟隨師傅，在山上修練，奉侍師傅，以報師傅指點弟子並傳授道法之恩，如何就要叫弟子下山去呢。他的師傅道，此時我已到做靜的功果，所以不用有人在此侍奉，況且你應下山去行功果，須知天下的事情，都有一定的成數，你快快去罷，不須多說了，圓明見他師傅如此說法，只得遵命，檢點檢點，拜別師傅，下山而去，這一次下山，不必由那黑洞出去，其他可出外的地方，甚多、甚多，而且此時圓明，已非比在上山時候的圓明了，上山時候的圓明，不過是個有本領的劍俠，此間已成了道法，當然已非昔比，所云士別三日，當拭目相覷，就是再走那黑洞出去，也不算稀罕了，閑話少說，圓明下山以後，即借了遁法，一路回到昭明寺，心中甚是喜歡，因為要厚擴自己的勢力，忘記了在下山時，他師傅囑咐他的話，就將自己所學的道法，也不問自己徒弟中，有賢明沒賢明，只管將道法，一一都傳授他們，因此他手下的徒弟，不論是人

是鬼，個個都能有點法術，沒幾日一裝占元就到昭明寺，敗了去後，圓明因大仇已去，就將傳授徒弟法術之事，也不看得緊了。忽又想起他師傅囑咐之語，道法不可亂於傳人要謹慎的，只可遇道傳道，就是要傳與有道學的人。若是誤傳非人，就是不得其法，非但沒有功果，且有罪過。圓明想到這裡，就不敢再將法術傳他的徒弟。不過等過他這時覺悟，懊悔已來不及了，已傳與他們的法術，如何再收得回。只是一層，還虧得他覺悟得早。他的徒弟，所學得道法，只有一點皮毛的能為，就這一點，他的罪過已不小了，圓明自覺悟之後，就雲遊在外，將寺中的事，都託大徒弟管理。若是他的大徒弟能上正路，能體諒他師傅的苦心，遵了師傅的囑託，將手下許多徒弟、約束得緊點，能代替他師傅的職務，圓明的罪過，也要小點。誰知他的大徒弟，實在不是一個好人。所謂江山好改，本性難移，當初做和尚的時候，原非誠心修行的人，他姓李名海山虎。這個名字聽了，已可知不是好人所起名山虎，就是他這個人利害，如山上的猛虎一樣。他是山西西安地方的人，祖上也很有點資產留下。若是一個人，好好的安守成產，可以一生衣食不愁。怎奈李山虎心地不好，在地方上無惡不作，憑了自己練得一身武藝，到處剝削人家，任意凌人，後來被地方上的人，重重告了他，那西安府懸了重金拿他，因此即出走在外，只因平日，所結交的都是些匪人，所以一旦有難，沒有好地的方投奔只得流落在江湖上，做了一個大盜。沒幾年功夫又因犯案過多，各處緝拿，只得投奔河南昭明寺。做了和尚，以掩耳目，總算沒有受擒，在昭明寺做了十多年和尚，却能改過，又因寺中當家和尚約法很緊，所以尙無過犯。圓明到昭明寺的時候，因他在寺中年代已多，且做事能幹，因此將他做了一個大徒

弟、常言道，靜則思動，動則思靜。李山虎一旦沒有拘束，不免本性發作，見圓明不常在寺中，因此也想到外去雲遊一番，藉以稍解在寺內將近二十年的宿悶。早將圓明囑咐他的職務忘去了，況且這時學了這身的好本領，非但有劍術可以勝人，萬一有了急難，還有學的法術可用，那裡還肯什麼忌諱，因此就向河南地方，無所不為，奸盜邪行的事情，日有所聞，就是寺中有一二個好人，也學壞了；這許多人，既具這大的本領，劍術法術當地的人，皆無法制止，就是官府也沒法收拾，那時候地方官府，只奏聞朝廷，用大兵去勦滅，莫說能剿滅，反格外猖獗起來了。無論有多少官兵前去，都是敗回來，官府口沒法想，只得將他擱置起來，這許多事情，不能不歸罪到圓明身上，這事情在河南雖已鬧得很大，只因那時候的交通信息，不比現在一般的便利，莫說數千里之外的學情，不得曉得仔細，就是近在幾百里之外的事情，往往都聽不到。只有當地的人，能殼曉得，這時諸俠都在山東，離開河南甚遠，這許多事情，因此一點都不能得知，只有他們有道行的人，可以曉得，所以羅道安的信內，稍稍有點提點，然而唐志明，也不能曉得仔細，這且慢提，再說圓明因常在外面雲遊的緣故，所以寺中鬧了那樣大的事情，他還沒有得知，因寺中的徒弟，將所作所為的事情，瞞得很緊，不將自己徒弟責罰，反不明事理，仍然雲遊在外，不知整理寺規。有一天，想起他的師傅，不知近來在山中如何了，因此即借了遁法，一路到他師傅的洞中，他自從下山以後，從未到山上看過他師傅，這回尚是第一次，到了山洞內以後，不由吃了一驚，只見洞口，已非從前一般潔淨，塵土積得多厚的，洞的兩邊中，蛛羅網結得層層的，因此心中驚異。他下山不過年餘，為何竟已不同，看這形跡、洞，

一定不會有人在內，但不過是自己心中預料。究竟他師傅在洞內，尚不得而知，沒有進洞內去觀看，總是猜諒不定的，因此進了洞內去，裡面靜寂無聲，在各處一看，不見他師傅的踪跡，不過他師傅，平日總是在丹房內的時候多，因此就到丹房內觀看，不由大喜，只見他師傅却正在坐雲床上，似乎靜坐的功夫，圓明就進丹房內，在雲床上拜見他師傅，已舉起來，再將他師傅仔細一看，不由吃了驚，原來才在丹房外進內的時候，沒有留心，此時留心觀看，只見他的師傅，裏面不同，好像已不是活人了，面上已無人色，雖要坐在那裡，已知支放着的一副骨頭架子，不過他的枯骨外，尚有一層黃皮包着，已不用說是死人了，而且似已死了好久也樣子，決非是一月二月，最少已在一年半年了，不過稍有道行的人死了，他的枯骨，似不會變色，圓明看了以後，心中想道，原來我的師傅，也已死了，難怪我在進洞的時候，洞外塵土積得那們厚，蜘蛛結得密密層層，不知是幾時死的。看這情形，大約我下止沒有靈驗，他即死了，不過他老人家活着的時候，傳了許多道術，現在死了，我心中着實一點不捨，多沒有說的可報答他，且待我再磕幾個頭，以表我至誠心，也不枉投師一番，打定主意，隨低身到雲床，磕了幾個頭，口中還禱祝了幾句，才將頭磕畢起身，猛然抬頭，見師傅，每磕一個頭，圓明看了奇怪，心中想道，莫非師傅還沒有什麼，因此又在雲床上磕幾個頭，圓明見師傅，又聽他的師傅，在雲床上悠悠的長嘆了一聲，圓明心中想道，師傅，你多行的功果，因為你根來如此，所以師傅，你多行的功果，也是輔助你行道之意，想不到反以自覺成了你的罪過，圓明聽了此言，不知所云

在下說道：弟子下山以後，處處留心，並不敢稍有不是。師傅如何說反造成了弟子的罪過，尚祈師傅示知，弟子可以改過。他的師傅道：你這時改過已來不及了，你下山之時，我再三囑咐你，道術不可誤傳非人，誰知你竟到昭明寺，將所習的法術，傳授你徒弟許多徒弟，他們就以此在外妄為，造了罪孽，此時非但你的罪過，連得我都有了罪過了。原來你還沒有知道，說到此處，又長嘆了一聲道：可惜可惜，你的浩劫，已快到了。我與你因有師徒的緣法，不忍坐視。現在這現有錦囊一個，你到急急之事，那時我能救不能救你，尚要聽你的造化，這時也不能得知，說罷，就在房後，取出一個黃紙包的紙囊，交給圓明，說道：你拿了就去罷，我不能再和你久談了。圓明接過那紙囊，再待要問時，只見他的師傅，將眼閉了，又如死了好久的人，已無生氣。圓明曉得他師傅，這個時候，已非尋常人可比，大概已成了正果了。曉得就是再問也無益，只得在雲床下拜了幾拜起身，一路出了洞外，誰知身子才到洞外，只聽身後突然一聲巨响，振得山動地搖。塵土四起，不由吃了一驚。回頭看時，原來洞口上頭的一座懸岩，倒了來了，正將那個山洞塞住了。圓明看了，嚇聲不好，這一來，我師傅如何出來呢。以後我如何再去見師傅呢。而且懸崖落下的懸岩，非人力可以移動，除非要移山倒海的法術，才能讓他移去。我雖然習的法術甚多，却沒有移山倒海的本領，然而亦從未聽師傅能這種本領。此時不知道我的師傅在內如何了，隨站著呆呆看了多時，聽聽山洞內沒有響息，一想起既沒有移山倒海的能為，呆呆站在此處何用，師傅既有未卜先知的能為，想這點點事情，他都有法子想。我不是無搭救師傅之心，實在沒有這個能力，就是師傅他也不能怨我。不過以後我要見師傅，却不易

見了，想罷，隨一路下山，回到河套昭明寺。將寺中的徒弟，大大的責罰了一番，自己就不甚外出，將徒弟又管束起來，因此那許多徒弟，才稍稍斂跡。這事且緩着慢表，再說唐志明，將他師傅的信看畢以後，打發人追趕諸俠，那裡來得及，因諸俠都有劍術的能為，行步起來，勝於常人，所以幾多時，早就行得沒有踪跡了。唐志明見諸俠已去，只得作罷，又不知諸俠的去處，諒已無處追尋，纔是去尋找，也是無益，只好等他師傅來了再說，這且按着慢提，且說羅道安，因何有信給唐志明，叫他留諸俠呢，這裡頭也有緣因，是大俠裴占元的師叔一塵子，寫信給他的，將他到五峯山說情，搭救大俠再帶助大俠到河南捉拿圓明，以替河南一方人民除害。論起一塵子與羅道安，都是好友，所以羅道安接了那信，就竭力照辦。曉得諸俠在遙遠，因此寫信給唐志明，叫他留諸俠，以免他們再去別處跋涉。不料他的信多遲了一日，諸俠已去了，羅道安等得這信的人回來，他就得知了，所以不聽唐志明辦理，就運去五峯山說情。論起五峰山的大德真人，拿住大俠，也非惡意，面子上雖將大俠閉在翠芽谷，內裡實是還是行的功德，搭救大俠的性命，這是何故呢？原來無論什麼人，都有一個生死關頭，修持的人，雖然能長生不老，然何常沒有關頭，不過修持的人，能够自修自悟。凡事逢凶化吉，修心積壽，因此人的壽，是修得來的，大俠平生積功累德，不在外處，那日他私探五峯山，就是他的難期。本來在河南，被圓明壞了劍術，就應該沒命了，若是那日存昭明寺送了性命，雖然是在圓明手內，也是他壽命將終。只因他積德多，德能，不應該死，所以才有一塵子去搭救他，就次在五峯山受擒，本來也該沒有壽命，你到五峯山，是何等利害的地方，莫說一個裴占元，就是有一萬

個裴占元，也去不得山上。這何也一個人，就能胆大混進五峯山，到祖師行宮內，去探聽消息呢？莫說其餘這人等利害，且恐祖師行宮內，何等嚴密，大俠已敵不得，豈爲大德尊人，乃是一個有道德的人，豈得大俠是無俠義之人，而且很 功果，就生了愛惜之意，非但不忍加害於他，反幫搭救他的心。因爲曉得大俠，在二百日內，都有難星，行道的人，以慈悲爲本，不忍坐視，因此就借題發揮，將他閉在黑茅谷，預備過了二百日後，等他的難期過後，再放他出來，便無往而不利了。這也是祖師一片慈悲心腸，不過在人前從未露出一字，此乃天機，可洩洩的緣故，所以有道行的人行功果，往往都在暗處，若是揚善隱惡，反有過處，且又叫大俠，曉得他大士教的人，都有大本領，大規模，大功德，種種功果本領，都在他們行俠的之上，非一般他教可比，叫他可以信服大士教規模，能遵守大士教的旨意，能遵大士教意思，現在大俠在五峯山，深居的日子，已將近二百日不遠，圓明在江兩的氣勢將終，所以一塵子，才寫信給羅道安，到五峯山說情，幫助捉拿圓明，其實說情一層，也是借題發揮，說說罷了。且說羅道安，到了五峯山，與大德尊人見面以後，便將一塵子，託他來說情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大德尊人道：裴占元有二百日災難，現在已有一百九十天過去了，還有五天功夫，才可放他出來，師兄何妨在此多住幾天，因此羅道安，便在五峯山住著，過了五天後，大俠與梧桐子，都在黑茅谷內，從前的時候，大俠一人在內，很覺悶悶，現在梧桐子也受擒在內，二人到不覺得氣悶，閒着的時候，可以談笑談笑，聊以遣解，只是有時觸動了心事，就有些煩惱，不知到何時何日，才有出頭的日子，若是在外的師弟，一時尋不到師叔，二人便沒出外的時候，有一日，二人在閑談着，大俠



計算，從受擒日起到現在，忽忽已有半年有餘。梧桐子計算，也有月餘，看看外面，沒有信息，想是鄧伍二位師弟，沒有能將師叔尋見，不知此時在外，又如何了，因此二人不免就煩悶起來，誰知正在這時，忽見從谷門外，那平日送茶送飯的幼童進來了，二人就很有爲奇怪，大俠在此半年多了，往日幼童，除了送兩餐茶飯，平時不在吃飯的時候，從未進來過，這個時候，不在吃飯的時候，不知這幼童進來何事，見他手內，又沒拿着什麼東西，只見那進來的幼童，情形與往日不同，往日送飯進來，從沒帶過一點笑容，也不答話，將飯送進後，他就收拾了，隔頓已吃過的碗盞出去，今日却大不然，很帶着有點高興的樣子，行不多時，早已到了二人面前，帶笑說道，我們祖師，因二位終日深居此處，恐你們心中氣悶，今日祖師沒事，請二位出外去談談，想是二位難期已滿，出頭的日子到了，二人聽了此話，真是出於意料之外，梧桐子向幼童道，原來如此，想不到你們祖師，也有強盜發善心的一日，說不定也就是我們的造化了，隨不假思索，二人就跟了幼童出外，來到一處所在，只見祖師與往日不同，上次受擒的時候，祖師是坐在雲床上的，這次祖師，却在一間明窗淨幾的淨屋內，與一個年歲較幼，約在五十左右的道人在談心，這次的祖師，與上次受擒見面的時候，大不相同了，上次見面的時候，祖師端坐在雲床上，帶有怒容，這次見二人進來，他與了那五十多歲的道人，一齊起身迎接，二人見祖師這般款待，只得上前行禮，一齊坐下，祖師指着那五十多歲的道人說道，這位就是令師叔的好友，姓羅名道安，也是我們大士教內的人，二位可認得麼，二人聽了，心中豁然明白，曉得這位姓羅的，必定是師叔一塵子，淚來搭救我們的怪不得此番祖師，就如此款待我們，這裡頭原來

有個緣故在內，二人的眼光，隨同時很注意的，向羅道安看了一眼，只見並不認得，還是第一次看見，但他是師叔的朋友。當然和師輩之交，不可失了禮節，因此即起身，向羅道安行了一個晚禮之禮，也稱呼了一聲師叔。羅道安也起身答了一個半禮，二人既向羅道安行禮，不能不與祖帥也行個尊長之禮。祖帥也起身還禮，行禮已畢，大家又坐下談心，祖帥又向二人說道：我們不叙不是知己，現在才知道是知己人，原來令師叔與我也是好友，我不說，諒二位也不得知道。二人道：是師叔提起，我等實不能知道，尚望師叔，恕任等不知之罪。祖帥道：現在大家既是自己人，就說不說此話。祖帥說畢，羅道安早在懷中，取出書信一封，是師叔一塵子給他的，裴占元拿了拆到觀看，方知所以，原來祖帥，將他閉在黑茅谷，實無惡意，祖帥乃是有德行的，將他閉在谷內，乃是搭救他的，因他在二百日內，有重大的難期，現已難已滿，以後便無往而不利，若能好好修持，日後可望修成正果，信中很尊崇大士教的人，都是有功果大本領的，為他們要格外尊崇祖帥。又說閉圓明在河南，惡貫已滿，他已託羅道安幫助，想法逃河南，擒拿圓明，及昭明寺一夥惡徒，以與地方除害，又說道安，就是大德尊人的師兄，本領道術，不在大德尊人之下，叫他們要格外敬重才是，裴占元看了以後，又與梧桐子觀看，二人方才明白，曉得大德尊人，乃是非常之人，而且這次將裴占元閉在谷內，乃是搭救他的。因此心中，甚為感激，又向大德尊人叩謝了搭救之恩，然後又向羅道安請求幫助，到河南捉拿圓明之事，羅道安並不推辭，滿口答應，又將圓明在河南的一番事情，說與二人知道。現在圓明，已非前比了，他此時在昭明寺的勢力，已不易除滅，手下一百二十八個徒弟，非但個個有本領，而且已個

個，劍術，且又都能些法術，不過在河南造的孽，已不在小處，總叫不見想法去收拾他們。能不知要造多少罪孽才止，這件事情，正應我們去替人民除害。但是這件事情，要將他此收拾乾淨，我一個人，還恐力量不足，還要法請一個人幫助才行。裴占元與梧桐子聽了們話，二人似信似疑。想不密圓明在二三年內，就有如此利害，他手下徒弟，有劍術，是早在意中的事。但如何又學得那們利害的法術呢？二人心內疑心。乃事因羅道安。來將圓明，在嵩山遇師學法的一事，講與他們得知。所以二人就不得細知，不過曉得羅道安，是有道行的人。諒今虛言，因此又有些慶幸。若不是到五峯山來。此時又如何能得羅道安幫助，到河南去擒捉圓明報仇。可見天地間的事情，吉人都有凶相，如不遇五峯山，沒有羅道安幫助，圓明既有那們利害的法術劍術，憑他們幾個人，如何是圓明的敵手。所以想到這層，二人心中，都有點自幸。因此向羅道安問道：不知師叔，這預備請什麼，幫助羅道安道：這時不便細說。到了那時，你們自知。二人見羅道安這般回答，就不便再問。又談了幾句閑話，這日大德尊人，設了酒飯，款待他們。在五峯山耽擱一天，次日羅道安，即帶了大俠與梧桐子，與大德尊人作別。大德尊人，因他們都有事去，不便送他們，自己送他們下山。裴占元與梧桐子，向大德尊人，謝了搭救之恩，隨一路下山。與大德尊人作別後，大德尊人仍上山。回齋行宮內，他們與羅道安三人，到招遠縣而去。預備河南去捉拿圓明，並圓明手下許多作惡的徒弟，以替地方除害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 圓圓明敦請隱士 用大道雷靈劍俠

話說羅道安，與大俠梧桐子三人，下了一路五峯山，即一路向招遠縣而來。沒多幾日，就到招

遠，羅道安帶了二人，到唐志明店內。見唐志明，叫羅道安師傅，才曉得羅道安是唐志明時的師傅。因羅道安在路上，並未提及二人亦未說及，只道羅道安請招遠，是要請別的朋友幫助，到河東捉拿圓明的，所以不知。如此一來，格外是自家人了，唐志明與大俠等，雖是初交，情誼很好，見面以後，向二人慰問幾句，就設了酒宴，款待他們，酒宴才設好，只見鄧高，伍天鵬，楊仲仁，轡行高飛，都來了，梧桐子見了大喜，都起身迎接，鄧伍楊高四人進內，向各人禮已畢，一齊坐下，這時酒席已設好，各人隨入席共飲，你道他們四人，從何而來，原來鄧高，伍天鵬，楊仲仁，在招遠與洪義山唐志明別後，伍天鵬即帶了楊仲仁，與鄧高分別，各去探聽梧桐子的下落，及尋找他們師叔一塵子，誰知尋來尋去，都沒有消息，有一天，鄧高行過恒山，因尋不見師叔，又沒得知梧桐子的下落，心中甚是納悶，因為恒山是兩名勝之地，就想到山上去看看山景，聊以解悶，誰知就在恒山上，與他師叔遇見，鄧高真是喜出望外，上前叩頭行禮已畢，不想開口，求師叔到五峯山，搭救大師兄裴占元，還沒想到要說圓明的事情，他師叔就先開口說了，向鄧高道、你的來意，我都得知了，你不必在此耽擱，快快到招遠去罷。你大師兄在五峯山，我已請人去說情，已快到招遠了，你此時不若，恐他們又要找你了，因此鄧高不便多問，與他師叔稍談了幾句，即拜別下山，在路上並無耽擱，就一路趕到招遠，在洪義山家等候，次日伍天鵬與楊仲仁，也到招遠，他二人因沒有得知梧桐子的下落，又沒有尋見師叔，所以回到招遠，來看鄧高可有消息，不知梧桐子可會回到招遠，誰知竟了洪義山家內，見鄧高已回來，便向鄧高問及，尋訪的信息，鄧高隨將在恒山，遇見師叔的話，說與他聽了，伍天鵬大喜，說

道，如此我們又要在這等候使，師叔有未卜先知的道法，決無虛語，隨在洪義山家內等候信息，次日神行高飛來了，唐志明得知諸俠，都到洪義山家內，因此去拜候諸俠。上次他師傅來信，叫他們在招遠等候之語說了，如此格外相信他師叔的話了，沒過了幾天，羅道安與裴占元梧桐子，果然來了，因此唐志明，即派人到洪義山家內，通知諸俠，所以他們到唐志明店內，沒幾時，諸俠就來了，這日洪義山，因一早就出外，所以沒有同來，只有神行高飛、與諸俠同來，得以拜見羅道安，似這種行道的人，是不容易看見的，也是他有點造化，他們各人，也在酒席上，將各人的事情，細細說了一遍。諸俠聽裴占元梧桐子，說及五峯山的話，及羅道安的話，各人心裏都感激大德尊人，及羅道安一番搭救之心，又生了一種敬服之心，都向羅道安道謝了。至此唐志明，方知到他的師傅，還是大士教祖這的師兄，只因從未聽他師傅提及過，不是這一來，又不得知道。這且不提，且說衆人，酒宴已畢，羅道安即起身告別，叫衆人在唐志明店內等候，他去請幫助到河南捉拿圓明的人，也不說明，到何處去，連得唐志明都不得知，衆人因羅道安，從築城一路到招遠，石路上赶路，辛勞，應該在招遠稍就延幾日，再去不遲。皆不肯放行，留羅道安稍息幾日再去，羅道安道，你們不知我的事情，若再晚了一會誤了事情，日裡休息的時候甚多，何在此一時呢，說罷，隨堅行要去，衆人因見留他不住，只得放行，羅道安隨別了衆人，一路出門而去，衆人即在唐志明家內等候。你道羅道安，到何處去邀請幫助的朋友，原來就在招遠地方，離開市鎮，不過十餘里路，不過是在一處極偏僻的地方，那請的朋友，就是唐志明的父親，英毅先生，英毅先生雖不是劍俠一流的人，然而他在幼年時，即遇了高人，

指點他修持的大道，不過事件事情，沒有人得知，非但外人不得知，就是他家內人，都沒一人得知，怎奈英毅先生根基很好，又是博學儒士，所以他的道行，比了別的修持人，來得有上進，他又能看破世事，跳出塵外，在那偏僻之處潛修，因此他的道行，已在他他人之上，不過外人，不得得知，非但外人不得知，就是唐志明，是他的兒子，尚且不知道，只有他們幾個有道行的人，可以曉得，這且不從，且說衆人，在唐志明店內，候，羅道安去請了朋友，到河南牽捉拿圓明。過了幾日，只見羅道安一人回來了，衆人見他一人回來，心中很是奇怪，以爲羅道安，沒有將朋友請得來，總是那朋友不肯幫忙，因此回羅道安問明此事，羅道安道，我的朋友，已請好了，只是他不肯來，只要他答應幫忙就行了，到了那時候，你們自然知道，此時也不必多問，現在我們離捉拿圓明的時日，已收到了，不能再在此多耽擱，最好明日就西行了，若是錯過了這個時日，就很難一網打盡他們，衆人都說道，如此我們明日就行罷，這日洪義山，也與唐志明店內拜見羅道安，到了次日，羅道安即帶了諸俠，一路向河南而去，只有神行高飛，與洪義山，及唐志明隨着去，高飛二人，因不能劍術，去也無益，所以不必去，唐志明雖能劍術，因唐志明所學也不便，都在招遠候信，且說羅道安，帶了諸俠，一路向河南而去，在途上日夜奔行，並無耽擱，不多幾時，就到了河南，在客店內打尖，住了幾天，到了五月二十六日一天，圓明在昭明寺過生日，所以他的徒弟，一百二十八人，沒一個不在寺中，都替他師傅祝壽，所以羅道安，要一網打盡，寺中的惡徒，爲了這日便無難的殺害，因此這日一早，羅道安就帶了諸俠，離了客店，各人借了劍術，一路直向昭明寺而來，這個時候，昭明寺正在熱鬧着，

圓明的徒弟，正在忙着與圓明拜壽。因爲人多的緣故，所以一個一個的祝拜起來，也要費去一二個時候。圓明本不喜舉此俗禮，只因他的徒弟，要行師尊之禮，所以一定要圓明受拜，圓明免不來這備俗禮，因此每年皆是如此。這日圓明，坐在寺後，一間大廳上，點了巨大的壽香壽燭。以及供菓等物。他的徒弟，分立兩旁，投了次序。一個一個的，在香案前磕頭祝拜，那一百二十八人，已有一百多人拜過了。還有二十一二人，正在拜着。圓明忽然大喝一聲，道不好，說着就站起身來。向衆徒弟道，你們不用再拜了。我的仇人都到了，幫着我擒人吧，那許多站立在旁邊的徒弟。個個驚吃驚呆，不知是什麼一回事。是師傅的什麼仇人到了，竟幾個眼睛快閃，已看見廳屋外邊，空中已突的起了五六道劍光，如長虹一樣的，直飛的進來，才在觀看的時候，只見已有一道劍光進來，接着就看見一個身軀魁梧的人，到了廳外。院子裡面，落在平地上，還沒站得定。只聽圓明一聲怒喝，身子一閃，已到了那人，與那人見面，不交一語。就各舉手中寶劍，廝殺起來。那還沒進來的人是誰。原來就是大俠裴占元。他與圓明，雖然是師弟兄，只因已結了冤仇。所以此時仇人見面，格外眼紅，二人不交一言，就廝殺起來，沒有幾個照面，各人隨都出飛劍，在空中爭鬥，此時圓明的徒弟，院站立在廳屋內，一見師傅遇了敵手，就和家趕出廳外，一齊皆放出飛劍，直取裴占元。衆人趕出廳外時，院外接着有四五道劍光，落進院內。正是伍天鵬，鄧高，梧洞子，湯仲仁，羅道安，都到了院子內，圓明的衆徒弟，放出飛劍，鄧伍梧楊四人，也放出飛劍術，這個時候，空中的寶光，將一座昭明寺，已蓋住了。真是從來未有的大戰鬥，遮蓋得太陽無光，劍氣逼人，真是鬼神俱驚，圓明的劍術雖利害，他這

邊人又多，本來可以取勝，只因今日那伍梧裴楊諸人，身上都帶着有英毅先生給的之錄，所以圓明那邊的人，竟不能取勝。圓明看了如此情形，不由吃驚起來，想用道法傷害他們，正在這時候，忽見羅道安，用子向空一指，喝聲疾，突見空中起了一個霹靂，只見才在空中爭鬥不已的劍光，都烟銷雲散。那一百二十八人，都壞了劍術被霹靂振倒在地，久已沒了性命，只有圓明，他的道法甚好，空中上霹靂，尚沒有能振得到他。此時空中霹靂已畢，又有變道劍光，在空中爭鬥着。這幾道劍光，就是圓明的劍光，與了鄧伍裴楊五人的劍光，分作青紅白三種的顏色，那白光的劍術，根基較厚，在三種劍光之中，要算白光劍術最利害，其次的就是青光。再次便是金光、金光就是紅光。今日六邊劍俠，在一起爭鬥，就分了三種劍光。圓明的劍光，是白光。大俠裴占元的劍光，在從前本來是青的，後來在恒山重新練功就是白光了。所以他的劍術，就比從前利害得多了，鄧梧伍三人的劍光，都是青的，只有楊神仁的一道。光，是紅的因他的劍術，根基尚淺，所以還是金光，不過在一種劍光中，也有高低，就是一樣都是白光，也有高低之分。這假在於各人的劍術根基高低，以分勝負。只是金光不能比青光不能勝白光，就是不處越尋限的，今日他們六人，爭在一起，圓明的劍光最是利害，裴占元雖然也是白光，因劍術的根基，沒有他高，那五道劍光，在空中盤旋一起，竟不能勝圓明的劍，這時羅道安在旁觀看，見他們爭鬥多時，梧桐子等，非但不能取勝，反占敗勢，羅道安只得在空中又發了一個霹靂，正擊在圓明的頭上，不知圓明性命如何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話說羅道安，在旁又發了一個霹靂，擊在圓明的頭上，振得他頭昏眼花，幾將傷命，若不是他曾練過道法，早就沒了性命了。急將劍術收了，不敢慌亂，鎮住了心神，等得霹靂過後，隨借了遁法逃走。他知道梧桐樹下，有高人幫助，所不致以不敢戀戰，這個時候，正合上一句套話。叫做說時遲那時快，只見空中的霹靂，方止，圓明的身子不過一閃，就就失了所在，連一點影踪都沒有，不生在那裡去了。只有羅道安在旁邊，看得清楚。見他用遁法逃走，如何肯輕放他，早又五指向前一指，忽見空中又起了一個霹靂，這時衆人，已跟隨羅道安，到了大廳的房脊上，都站在最高的地方觀看，只見一個霹靂起處，離開衆俠站的廳屋，有十餘丈遠，霹靂擊下的時候，從空中擊下一個人來，諸俠仔細看時，那擊下的人，正是圓明，諸俠心中明白，知道乃是圓明一閃身不見踪跡必定是借的法術逃走。方知羅道安在悠遠的時候，要圓明一閃身不見踪跡，乃不是虛語。諸俠正在思量的時候，依然圓明落在地下，他抬頭前面一座高山，細看了一看，就現出有驚慌的樣子，諸俠看了，不知什麼緣故，因此也移了眼光，向前面的高山上，仔細的也看了一看，不覺就奇怪起來，只見那高山的頂上，在一處平臺上，端然坐了一個年近四十多歲書生模樣的人，面前放着一張桌案，一手仗劍，一手拿了一根戒尺，眼觀鼻，鼻觀心的坐着，一動都不動，不知是什麼一回事。不知圓明見了那人，又知何就驚慌起來呢。諸俠看了，一時就解釋不來，因羅道安正在要用霹靂，捉拿圓明的時候，又不好去分他的神問他，只好放在心中奇怪，等得慢慢的再看仔細，就見圓明落下地後，現出驚慌之色，向高山上看了一看，不敢稍停。見霹靂過後，隨起身向旁邊一閃身，又去得沒有踪跡了，只有羅道安看得仔細，喝聲往

那裡逃，又向空用手一指，此時諸俠、留神看着，對面高山上坐着的那個書生，只見這羅道安用手向空一指，喝聲疼，坐在高山上的那個書生，就將手中執的一根戒尺，在桌案上擊了一下，空中就起了一個霹靂，這次的霹靂，起在右邊，也離圓明十餘丈遠。只見霹靂起處，從空中又落一個人，正是圓明，諸俠方才大悟。曉得圓明，因前面脫身不去，所以便向右邊逃走，那個坐在對面高山的書生，或者就是羅道安所請來幫助之人，他總是因不便與我們同行，所以就在對面高山上幫助作法，不提這羅諸俠心中思量，再說圓明，因兩次借了遁法，逃不出去，又被霹靂擊下，振得頭昏眼花，心中就大大的驚慌起來，曉得必定是對面山上。坐着的那人用的遁法，心中就大恨起來，恨不能立刻就過去將那人結果了，怎奈自己學的道法，不及那人，不知如何的，任用什麼法，都行不出四面十丈以外，猶如按了天羅網，有銅牆鐵壁一般的人得出去，不知是那人的什麼道法，將他制住了，心中真是恨恨不已。正在這個怒的時候，忽耳羅道安在後，大喝了一聲道：道兄不乘這時下手，還待何時，這一聲之罷，就見高山上坐着的那人，就將手中執的寶劍，向空一擲，一道寶光，如長虹一樣，似箭一般的飛下，直取圓明。這一來，真是將圓明嚇得驚慌不已，真是極難，已到了極處，那空中的寶劍，乃是他家至寶，只要一到面前，就有性命之憂，就想起下山時候，師傅會賜了一個紙囊，此時若不開着，還待何時。即在囊中取出，折開看時，紙囊內並無別物，紙上只寫着幾個字，叫他向西跪下。磕三個頭，高叫三聲師傅，便可脫難，此時正合上那句說時遲那時快的套話，圓明開看紙囊以後，即轉身往西一跪，磕了三個頭，高叫了三聲師傅。果有靈驗。圓明才將三聲師傅喝畢，猛見眼前寶亮，他的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身子彷彿落在雲霧裡一樣，心中覺道已逃出了昭明寺的地方，不過不甚明白，耳邊微微覺得有風響，正如在做夢一樣，這且按着慢提，且說對山端坐的那人，放出的寶劍，在空中正要落下，結果圓明的性命，忽見圓明往西下跪，高叫了三聲師傅，就化作一道寶光，往西去了，倏然之間，已不知去向。對山端坐的那人，似有驚異的樣子，這邊羅道安，喝了一聲善哉善哉，向諸俠道：圓明平生尚無大惡，不過失於自檢，誤收了許多徒弟，有點罪過，現在他所收的徒弟，一個都沒有漏網，皆是他們作惡的果報，你們與圓明，都是師弟兄，本無仇敵可言。當初不和，也是有勸化他的意思，這個裡頭，本無惡意，不過這個人的根基很好，若無大過，就不能傷害他的性命，況且他也有功果的地方，正可將功贖罪，若一定要傷害他，未免就違了上天好生之德，因他沒有受誅的地方，方才擊了他兩個霹靂，已教他殼受了。總算與裴賢姪報復了壞劍之仇，他此時已有人搭救去了，如能苦心修持，日後可成正果，你們日後都有成正的希望，不必與他再記仇隙，諒他己能覺悟，以後決不會再與你們爲難了，況且你們又是同門弟兄，更宜和好如初才是呢，諸俠聽了此言，個個答應，說道：侄等自當遵從師叔的吩咐，只要圓明師兄，不與我們爲難，我們如何敢再與他作難呢，羅道安聽了此話，似有喜色，向諸俠道，如此甚好，隨指着對山，方才坐着的那人道，你們可知對山那人誰麼，諸俠道侄等不知，請師叔示知，羅道安道，好來你們都不是外人，我就帶你們去見見，也不妨，他就是我請來幫忙的，說着，就與諸俠到了對山去，那人起身迎接，原來這人就是英毅先生，羅道安帶了諸俠，向那人行已畢，諸俠才知英毅先生，就是唐志明的父親，真是不說明不得得知，諸俠又見平台上、放桌案的四

周，劃着一個圓圈子，看了不甚明白，因此就向羅道安詢問，羅道安道：「這個圈子，是方才預備捉拿圓明所用，因圓明有五遁，若沒這圈子，就捉不住他，有了這圈子，作起法來，在十丈以外，他不得進去，若是從這圈子逃，就有霹靂將他擊，諸俠聽了此言，方才知悟，信服道法無邊一語，誠不虛言，大家誦畢以後，英毅先生先收了寶劍戒尺，原來每個桌案，還是一塊石頭變成的。英毅先生，仍將那塊石頭，運靈犀處，隨一齊借了劍術飛行，回到招遠，英毅先生，即回到家去，仍然在家隱居修持。羅道安與英毅先生，一齊與諸俠分別了，不再到唐志明店來，與人相見。他與英毅先生同行，在英毅先生家內，住了幾日，即雲遊天下，到處行他的功果。諸俠回到唐志明店內與諸人相見，大家都替諸俠歡喜，諸人聚了幾天，即離了招遠，各人分別隱居修持，日後都成正果，從此不提，再說圓明，

飄飄忽忽的，正如做夢一樣，過不多時，心中忽然覺得清醒了多少。聽得耳邊有人叫他道：「賢徒還不醒來麼，圓明睜開眼睛觀看，只見他的身子，已到了嵩山上面，朝着他師傅的山洞跪着。旁邊站着一人，生得仙風道骨，手執塵拂，向他說話。圓明聽仔細看時，原來這人，正是他的師傅，心中就不免奇怪起來，記得那次，在下山的時候，他的師傅，坐在洞內的雲床，生得骨瘦如柴，只剩了一層黃皮包了一個骨體架子，若是與此時比較起來，真是相去有天地之遠了，隨即就叩頭下拜，謝了他師傅搭救之恩，只見他師傅，將手中塵拂一搖，口中說道：「善哉善哉，向圓明道：你不必內氣心，我今昔的容貌不同，須知修煉名人，瞬息不同，你既拜我為師，當然要將我的家歷說與你知，我是山西潯安府的秀才，

姓譚名潘只因少年時，就愛學道，後來遇了一個道人，將我帶到此山，苦修八十年，只因在八十年內，一心山上修煉，沒有下山，立一點功果，所以得不著一個侶字，就不能成正果，又在山上等了四十年，才與你相遇，得了一個侶字。你既與我有緣法，我就不能不救你，但是根基雖好，前生已苦修了三世，這一世的魔劫甚多，如能自檢苦修，就能成正果了，若不知自檢苦修，非但前功盡棄，不能成正果，就不能免劫還有罪過，不過此時你的魔劫，已過去一大半，已到了苦修時候了。我與你既有師徒的緣法，應盡指點之責，不過指點雖是師傅的責任，修持還要靠自己修持，不知你以為如何，此時圓明，經了一番劫難，又聽了盧潘一番話，究竟有根基的人，來得比較與沒根基的人，覺悟快點，隨即叩頭下拜道，弟子聽了師傅的至言，覺得道心大悟，願聽師傅之言，從此苦心修煉了，盧潘點頭道，如此方不失吾為師一番，也是你自己的好處，這話可是真的，以後還要懊悔麼，圓明道，修煉是弟子自己的好處，如何還會懊悔，盧潘聽罷此言，將圓明從地下扶起，就將他向山洞裡一推，說道這就是你修煉之處，等得將來道成，你自能出來，圓明聽了此言，不知是何用意，說也奇怪，那個身子，不由自主的，就進了洞內去了，忽聽洞外，山崩地裂的一聲巨響，回頭看時，原來是他師傅，在那邊山上，用法術，移下一座山峯，將洞口閉住了，圓明覺悟，曉得這是師傅恐他道心不堅，所以才將山峯閉住洞口，師傅說的道成之後，才可出去，不知我的道，幾時才成，還想在洞內，向他師傅問答幾句，原來他師傅，此時早已化作一陣清風而去，圓明在內，連叫三聲師傅，不聽他師傅在外答應，曉得師傅已去，只得反身進內，苦修去了，後來圓明，在內苦修了一百多年，才成正果，因他不自檢

江湖俠義傳 〔卷六〕

九二

，所以要多修幾十年江湖俠義傳一書，至此當然結束，無事全書完，

## 江湖俠義傳六集終

